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B K D
JAN 28 19 5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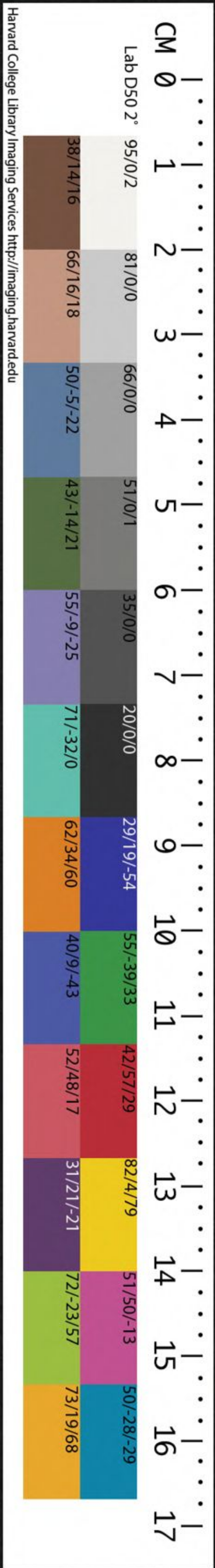
陳梁齊宋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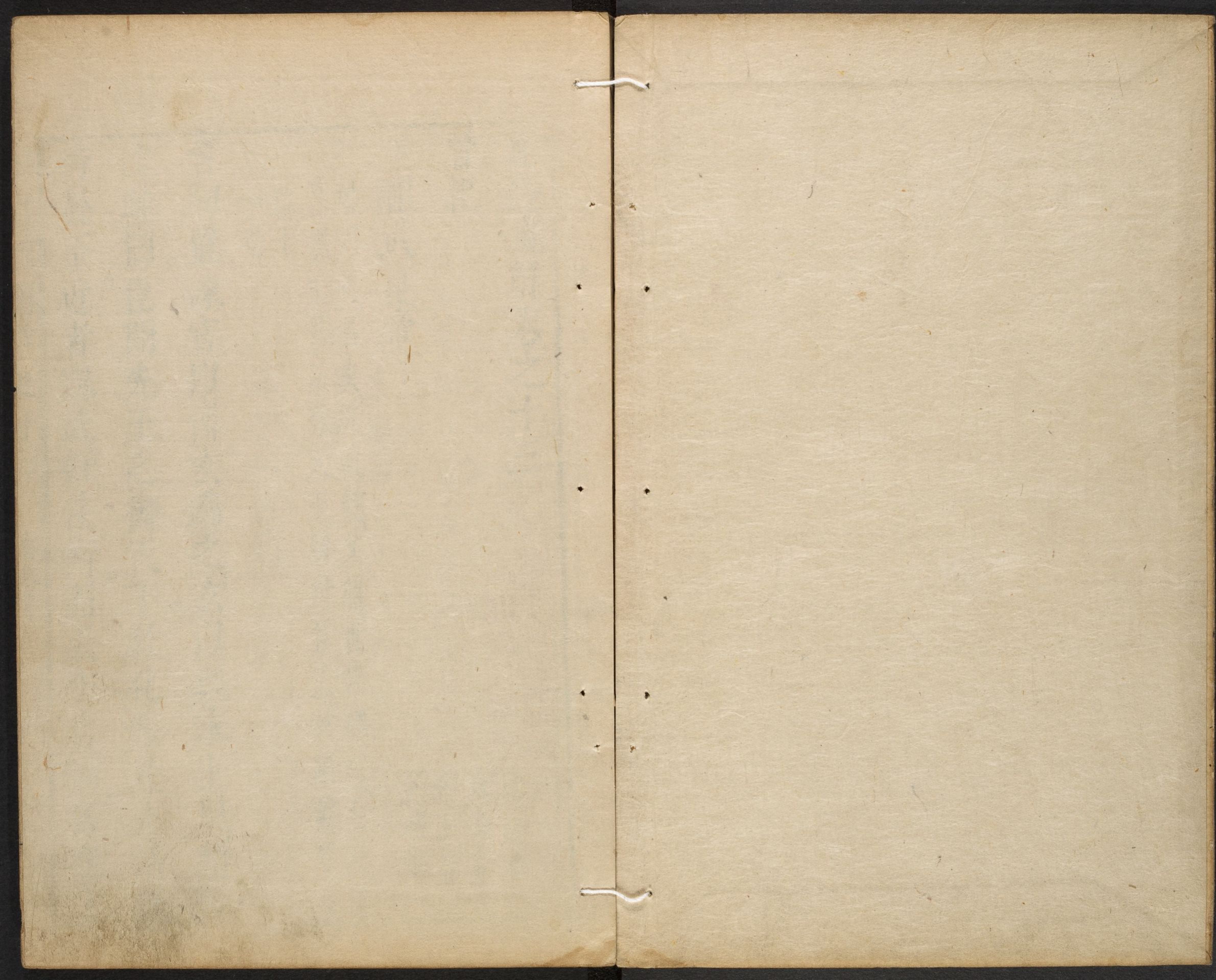
T 2512/1279.13

通鑑直解 六

唐隋

共十二





通鑑直解卷之十三

晉紀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名炎。其祖懿。父昭。世執魏政。至炎遂篡魏。平吳而有天下。初封晉王。故國號晉。在位十一年。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

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通鑑直解卷之十三

傅玄論
上武

天下無
復清議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然亦不能革。

晉武帝既代魏而有天下。乃廣開求言之路。初置諫官。使之專論朝政得失。選擇羣臣中。以傅玄素稱剛直。遂用他為此官。傅玄見魏朝末年。教化不明。士風頹敗。思有以救正之。乃上疏說道。臣聞先王統御天下。以教化為急務。倡天下以禮義之風。而養之以廉恥之

節。教化既崇於上。則清議自行於下。人人皆知重名教。畏清議。而敗禮傷化之士。自無所容。治隆俗美。皆繇於此。近者魏武帝不知教化之務。只好用法術以制天下。所進用的。都是刑名之吏。於是天下之人。都尚刑名。以應之。文帝又喜慕通達。不拘拘於小節。所進用的。都是浮薄之士。於是天下之人。都以放達相高。反以謹守名節者為賤。而教化之具。盡廢。所以後來朝廷上。紀綱法度。不復管攝。而放誕不簡。如何晏王弼之流。滿於朝野。談論虛無。遺棄禮法。遂使天下之人。爭慕效之。以名教為不足貴。以清議為不足恤。而教化之衰。風俗之敗。至此極矣。今陛下聖德龍興。受魏之禪。而有天下。能力行恭儉。以求廣堯舜之化。固可謂得其要矣。但好惡用捨之間。乃人心之勸戒所繫。陛下即位以來。不曾見舉

一箇清操遠識。以禮自守之臣。以敦尚風節。也不曾見退一箇虛名鄙行之士。以懲戒人。臣之不恪者。好惡未彰。而勸戒無法。然則人心風俗。安能以遽變乎。臣所以猶敢有言。願陛下留意於此。晉武帝嘉納其言。以為切於時務。但當時承魏之敝。習俗已成。帝亦不能痛革之。其後晉世士大夫。皆崇尚玄虛。清談廢事。蕩然放縱於禮法之外。以為曠達。遂以亡國。可見教化誠國家之急務。風俗為治忽之所關。而欲行教化以移風俗。又在人主倡率之於上。立之以表儀。示之以好惡。而後天下可漸化也。今武帝之初。雖矯情於恭儉。未幾自恃昇平。荒於遊宴。而忘經國之遠慮矣。雖欲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此圖治者之所以貴端其本也。

漢故事

詔去州郡兵

詔曰。昔在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交州。即今廣東雷州廉州及安南一帶地方。僕射是官名。晉武帝太康元年。此時吳國既平。天下混一。武帝便說太平無事了。因思漢末董卓曹操等。皆以州兵強盛。脅制朝廷。欲矯其弊。乃下詔說道。漢家初置刺史。只着他督察郡縣官吏。到東漢末年。四海分裂。各州刺史。把郡縣的職事。都自專制。內既親理民事。外又統領兵馬。各據一方。朝廷不能制。遂致亂亡。如今天下。僭亂盡平。合為一家。豈可復蹈其弊。正該韜戢干戈。偃武修文。凡刺史分職。只主督察官吏。如漢家故事。盡除去州郡兵馬。大郡只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刺史都不得管領。於是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州與廣州東西數千里。與諸夷接界。此二州兵馬。恐不宜減損。以示單薄虛弱。而生蠻夷之心。那時僕射山濤也說。不獨交廣二州。天下

州郡的兵馬。乃是國家的武備。若無武備。萬一盜賊竊發。何以制之。恐亂繇此起。都不該裁革。武帝不聽。畢竟都革了。其後纔過得三十餘年。到惠帝永寧以後。內則諸王相殘。外則五胡雲擾。盜賊紛紛。乘時並起。這州郡中兵馬既撤。都無準備。雖有武吏百數十人。當得甚事。看着那盜賊橫行。莫能擒捕制禦。天下由此大亂。果如山濤所言。到後來諸州刺史。又復兼領兵馬。而州鎮之權。越發偏重。海內分裂。又甚於東漢之末。僅及百五十餘年。而晉亡矣。此武帝貽謀不善之所致也。古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又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晉武之謂乎。

三年。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

劉毅方
帝桓靈

桓靈不聞此言

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
宮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
為勝之。

太康三年。晉武帝親祀南郊。禮畢。從容訪問
司隸校尉劉毅說。卿試看朕可比漢朝那一
箇皇帝。武帝自負是開創之君。或比得高祖
光武。次亦不出文景明章之下。劉毅平生直
慤。適見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任用外戚
楊駿。交通請謁。公行賄賂。就對說。陛下可比
漢家桓靈帝。武帝驚駭說。這兩箇昏亂亡
國之君。朕雖不德。何至於此。劉毅對說。臣非

妄言。有所指證。昔桓帝靈帝。自家把朝廷的
官爵。賣與人做。得錢以入官庫。為國家的公
用。今陛下却被那貴戚權臣。把朝廷的官爵
賣與人做。得錢以入私門。為他的私用。這等
看來。還似不如桓靈。武帝乃大笑說。桓靈之
世。君昏政亂。在朝都是面諛的人。幾曾聞有
這等言語。今劉毅面折朕過。是朕有直臣。主
明則臣直。豈不遠過於桓靈之世乎。嘗觀晉
史。武帝恭儉明達。足稱賢主。雖其末年任用
匪人。豈可遽以桓靈為比。劉毅此言。指斥太
甚。常情所不堪。而武帝乃能優容。畧無怒色。
傳之當時。益見其盛德。載在史冊。至今為美
談。此後世人主之所當法。然於賣官一事。竟
置而不問。卒亦未見其疎。楊駿抑私門。彼復
何憚而不為也。徒有納諫之虛名。而無用諫
之實意。雖美何益。此又後世人主之所當戒

孝惠皇帝

名衷。是武帝第二子。在位十七年。

七年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寮。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

王戎與時浮沉

牙籌會計

得種鑽核

聖人貴名教

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惠帝七年九月。陞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居三公之任。那時賈后專政于內。賈謐等擅權于外。王戎雖為三公。只隨波逐流。與時上下。以圖容身保位而已。並不曾直言正色。有所匡救。把府事都委與僚屬管理。常輕身出去遨遊放蕩。無復拘簡。其性又貪慝鄙吝。所置園莊田產。徧於天下。每自家執着牙籌。日夜算計帳目。常如不足。家裏有一種好李。發賣與人。恐人得了這種。分奪其利。臨賣時常鑽破李核。使人再種不得。其貪吝至於如此。三公以薦賢為職。他凡所稱賞薦拔的。專一采取虛名。不論實行。有阮咸之子阮瞻。嘗謁見王戎。王戎問他說。歷代聖人崇尚名教。要人遵守禮法。老子莊周却發明自然無為之

教。只要任意率真。不以禮法自拘束。這兩樣教門。其旨意同乎。異乎。此時放達之士。祖述老莊。而禮法之士。每深嫉之。兩家各爭是非。故王戎發問及此。有混同儒老之意。那阮瞻正是箇尚老莊的人。會得王戎的意思。乃含糊答說。這兩家道理。得無相同。王戎甚喜其言。歎美良久。就舉他做三公府中的掾屬。當時人見他因這將無同三字。便得了美官。遂號他做三語掾。其輕於取人又如此。蓋自魏晉以來。士大夫祖尚老莊。崇獎浮薄。其自處則抑名教而貴玄虛。其取人。則采虛名而略實行。至於惠帝之時。其風益甚。其習愈靡。以不拘名分者為曠達。不修職務者為高雅。喪容止之儀。縱耳目之慾。則謂之忘累。廢時失事。敗之論。悖哀樂之情。則謂之忘累。廢時失事。敗禮傷化。無所不至。甚者以國家之治亂興亡。

亦舉而委之自然之數焉。馴至五胡亂華。中原板蕩。王戎諸人。不但得罪于名教。抑且傾覆人國家。誠萬世之所當鑒戒也。

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水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之高祖。而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

江統徙戎論

有道之
君牧夷
狄

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
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
守。強暴為寇。而兵革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
疆場不侵而已。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
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
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
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武帝權
宜之計

關中帝
上所居

之
必然

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
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庶。則坐生
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
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
之執。已驗之事也。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
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執力不逮耳。夫為邦
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

惠中國
以綏四
方

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芥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武都是郡名。即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地方。秦川是地名。即今陝西西安鳳翔等府地方。晉惠帝元康九年。此時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將軍孟觀始討平之。太子洗馬江統因思漢魏以來。氏羌胡羯鮮卑。來降的。都雜處在中原地方。以致擾亂我華夏。這乃是腹心之患。宜趁此時。驅遣出塞。以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一篇。以警動朝廷。說道。夫東夷南蠻西戎。北

狄。古時列在四方遠處。叫做要服。荒服。言但以約束羈縻之。而荒忽無常也。昔夏禹平水上。而於西戎止。就而序之。蓋以諸夷性氣貪婪。好利。凶悍不仁。本與中國不同。而四夷之中。惟戎狄在西北者。其貪悍尤甚。從來叛服不常。顧其勢力疆弱何如耳。有時衰弱。則畏服來降。有時疆盛。則侵叛為患。我中國帝王遇着他疆盛的時節。就是漢高祖這等英武也。被他詐誘。圍困於白登。漢文帝這等仁明也。被他侵犯。出軍於灞上。及至遇着他衰弱也。被他的時節。就是漢元帝成帝這等衰微。而匈奴酋長。如呼韓邪之類。也都稱臣來朝。可見戎狄之叛服。不足為我中國之重輕。歷觀往事。其明驗如此。所以有道之君。其牧夷狄也。如畜禽獸。款待他。必有準備。不因其服而縱弛。制禦他。必有常法。不因其叛而窮黷。他雖稽

額執贄。畏服於我。而邊城不廢固守。待之有備也。他雖強暴為寇。侵叛於我。而兵革不煩。遠征禦之。有常也。其意只要峻出入之防。明要荒之制。使中國自為中國。夷狄自為夷狄。境內之民獲安。疆場無所侵擾。便了。何可幸我狄之來服。便容他居我內地。以啓亂華之階。而忘中國之備哉。至魏朝初興。天下未一。西邊與蜀國隔界。那時內附的西戎。如羌氏之類。有在彼界上的。有在此界上的。魏武帝恐蜀人招引武都氏戎。助兵入寇。乃遷徙他入居秦川。散處關中地方。其意欲以外弱寇敵之黨。援內壯國家之藩屏。藉此氏戎。以打禦蜀虜。此蓋一時權宜之計。實非萬世經人之利也。武帝只以禦寇為急。不暇遠慮。而禍本實種於此。到如今蜀國既亡。天下混一。這禍患却是我國家當之。往年殺害官吏。近日

反叛朝廷。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地肥饒。物產豐盛。乃自古帝王建都之所。未聞戎狄之類。可居此土也。蓋戎狄犬羊。原非我均族類。則其心決然與我不同。豈肯安心帖服我中國。只因其衰敝。遷入畿甸內地。以為不足復慮。百姓每與他雜居既久。也有玩忽之心。又見其寡弱。或從而欺侮之。使他怨恨之氣。深入於骨髓。到後來生育衆多。漸漸強盛。遂坐生叛亂之心。以其貪悍之性。懷挾憤怒之情。一旦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又居封疆之內。無邊塞之隔。從而掩襲我素不防備之人。收掠我散在四野之積。故能為禍滋長蔓延。暴害發於不測。此必然之勢。而亦已驗之事也。今可不深監而預防之哉。宜徙諸羌於先零罕开之地。徙諸氏於陰平武都之界。庶幾華夷不雜。而禍原可絕也。且戎之當徙。不止氏

羗。今并州之胡。分爲五部。戶至數萬。幽州句
驪。戶落孳息。且以千計。譬如犬馬。豢養太過。
至於肥充。其氣驕盈。則有噬齧之患。况於夷
狄。居我內地。能不爲變乎。但顧其初衰微寡
弱。勢力不逮耳。今日漸蕃盛。將不可測。夫爲
國家者。其所憂患。不在人民寡弱。而在社稷
不安。今天下一統。土地這等廣大。士民這等
殷富。本自衆盛。何須那夷虜在內。然後取足
哉。此等既無益於中國。而適足貽患。都該再
三曉諭。着有司發遣。給以行糧。使還舊土。在
彼客居此地。不無懷土之思。既有以慰其心。
在我華夷雜處。不無纖芥之隙。又有以釋其
憂。保惠此中國。以安靖彼西方。絕將來之禍
貽。永世之德。其爲計不亦長便乎。當時朝廷
上下。只苟安目前。都無忠謀遠慮。雖江統之
論。深切著明。如此。則竟不能用也。前此郭欽

亦嘗言於武帝之時。而不見聽。夫武帝自其
身艱難開創。尚慮不及遠。况後世乎。其後僅
一再傳。而胡酋劉淵。果以五部倡亂。羯則石
勒。氐則符洪。羗則姚弋仲。鮮卑則慕容廆。迭
起亂華。終晉之世。海內紛擾。以至
于亡。郭欽江統之言。於是乎驗矣。

晉書
神論

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
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而熱。排
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
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
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

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晉惠帝昏愚。政在臣下。權勢貴戚之家。皆交通賄賂。凡事非錢不行。於是南陽人魯褒。作錢神論。以譏笑之。其文說道。銅錢之爲物。雖微。而其形體外圓內方。有乾坤之象。世人親愛之。如親兄一般。以錢孔四方。遂字之曰孔方。這物雖無道德。而極其尊。人皆貴重之。雖無權勢。而極其熱。人皆趨附之。他能排進天子。的金門。直入公卿的紫闥。事之危急的。有了錢去營求。則危者可安也。人之該死的。有了錢去營求。則死者可活也。雖是尊貴的人。要擺布他。也不難。只有了錢。則貴者亦可賤矣。雖是生活的人。要殺害他。也不難。只有了

錢。則生者亦可殺矣。忿怒爭訟的事。不論是非。若非錢。則必不取勝。幽晦滯的人。不論賢否。若非錢。則必不超拔。怨恨仇讐。非錢。則不能和解。令名美譽。非錢。則不能自發。錢之功用。其大如此。如今洛陽城中。穿朱衣。常要路。的貴人。都愛我。孔方家兄。無有止極。執他之手。懷抱他。終始不肯相離。其愛錢如此。大抵凡今之人。也不管甚麼道理。也不知甚麼法度。惟知有錢而已。此錢之所以爲神也。自古觀人國者。但見紀綱整肅。上下清白。便知其國之盛。但見權勢恣橫。賄賂公行。便知其國之衰。古人有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今觀魯褒之論。晉之朝貴。惟錢是愛。而錢得以移其貴賤。死生之權。則其國事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初太弟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頴以聰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

左賢王
英武超世

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

左右賢王。都是匈奴的官名。冠軍積弩。都是將軍的官號。弱冠。是二十歲。匈奴稱單于。即中國稱天子的意思。這一段是記五胡亂華之始。初惠帝弟成都王頴鎮鄴時。奏薦匈奴降人。居晉陽的。有左賢王劉淵可用。以他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領兵在鄴。淵有子名聰。生性驍勇。遠過常人。又博涉經史。書籍善作文詞。有氣力。彎弓重三百斤。才兼文武。弱冠時。游於京師。凡有名的士大夫。都與他交游。頴又以聰為積弩將軍。父子俱被親用。淵的從祖右賢王劉宣對他族人說。我匈奴本與漢家約為兄弟。何等尊寵。其後呼韓邪單

于隆漢。自漢亡以來。徙居塞內。曾為單于的。如今空有名號。實無尺寸之地。其餘王侯都無封爵。下與平民同編戶籍。以供差役。其屈辱如此。今吾部落雖衰。猶不減二萬。足以自奮。豈可束手受制於人。聽其役使。奄忽之間。過了百年。與草木同朽乎。吾觀左賢王英姿武略。超絕一世。天若無意興起我匈奴。必不虛生此人。既生此人。便是天意有在。今晉室諸王。自相屠戮。骨肉相殘。內難既作。海內紛紛。盜賊並起。就似鼎中沸湯一般。天下禍亂。乃英雄之資。我等當同心協力。推戴左賢王。與復呼韓邪的故業。正在此時。豈可坐失機會。而甘心於人下哉。遂相與謀議。共推劉淵為大單于。使其黨請鄴告之。淵乃設計辭穎。脫身北歸。至左國城。自立為漢王。未幾又僭稱大號。其子劉聰繼之。日益猖獗。以至維京。

不守。懷愍蒙塵。而晉室遂東矣。按劉淵父子雖是驍雄。然在武帝時。羽翼未成。誠如郭欽江統之言。申諭而發遣之。使還其舊土。後雖為患。不過侵犯我邊境而已。失此不圖。使二百年餘孽。安處中國。包藏禍心。習知我虛實強弱。一旦乘隙。相扇而動。千百成羣。遂不可制。以成滔天之禍。馴至北魏。遼金。以極於有元。而天下胥為夷矣。蓋劉淵之亂。其濫觴也。後之處降胡者。尚思履霜。堅冰之戒。而防其漸哉。

孝懷皇帝

名熾。是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之弟。在位六年。為匈奴劉聰所虜。

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

王衍
三窟

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

荊州即今湖廣等處地方青州即今山東等處地方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此時東海王司馬越為太傅專擅朝政以王衍素有重名就用衍為司徒王衍因勸太傅越說道今朝廷危亂正該倚賴各州刺史這是古時方伯之官外鎮四方內衛王室須得能文能武兼稟全才的人以居此官緩急方可得力因薦其弟王澄做荊州都督族弟王敦做青州刺

史。王澄是箇浮華之士。王敦是箇兇狠之徒。朝廷如何倚賴得他。此是王衍假公濟私。要植親黨。以保祿位耳。因私下對王澄。王敦說道。吾等遭此危亂之時。常恐身家不能自保。今荊州境內。有江漢二水。可依以為固。青州背後。就是大海。可恃以為險。你二人在外。各據要地。我居其中。秉執朝權。爾以我為腹心。我以爾為羽翼。誰復有能害我者。此足以為三窟。而保全身家矣。窟是土穴。鬼性最狡。穿地為穴。若止是一處。恐怕人以水灌。或以火薰。無處可逃。故連做三箇巢穴。彼此相通。以為藏躲脫走之地。王衍設此譬喻。自以為得計矣。豈知忠臣忘家。徇國。國安則家安。未有不顧國之危亂。而身家可保者也。到後來王澄縱酒廢事。遂為王敦所殺。敦又以謀反敗死。而王衍竟死於石勒排牆之下。雖有三窟。

何足恃哉。此可以為人臣負國不忠。背公植黨者之戒矣。

石勒語
殺王衍

五年東海王越薨。王衍等奉越喪還葬東海。石勒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懷帝即位之五年。崩胡石勒舉兵入洛。逼近京師。東海王越時為太傅。不護守京師。却領

王衍少
無宦情

兵出鎮許昌。懷帝惡其專擅。密詔大將軍荀晞討越。越因此憂憤成疾而薨。臨薨時。把後事托與太尉王衍。衍奉其喪。極回東海。國中安葬。被石勒帥領輕騎追至苦縣地方。圍住晉兵將士十餘萬人。盡被擒獲。無一人得脫者。石勒拏住王衍。叫他坐於帳下。問以晉家變亂的緣故。王衍備細陳說晉室禍敗。都緣宗室爭權。骨肉相殘。以致宗社傾危。朝廷壞亂。實不干我等大臣之故。且我少時宦情甚薄。不願做官。所以一切世事。懶得干預。王衍這說話。只是懼怕石勒殺他。要推罪免禍的意思。又勸石勒早稱帝號。以逢迎其意。冀免於死。其不忠甚矣。勒見衍言詞虛妄。因折他說道。世間有那不受名位的人。方可說的無宦情。汝自少登朝。名蓋四海。位至三公。負這等大名。居這等重任。如何說道無宦情邪。今

天下事全是你每壞了。所以致此禍敗者。不是你却。是誰。因命左右牽出。至夜。使人推墮。壓之而死。夫人臣之義。食其祿。則當任其事。王衍爲晉大臣。義同休戚。當國家多難。固宜効忠戮力。死生以之。却乃平時則崇尚虛談。慕廢國事。及至臨難。則甘心媚虜。俯首乞憐。虛名無實之士。其誤人國家如此。人君於任人之際。可不慎所擇哉。

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軍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

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睿是晉元帝名。元帝初封爲琅邪王。軍諮祭酒。前騎都尉。都是官名。中州指洛陽說。管夷吾。卽管仲。新亭。在今應天府江寧縣地方。中國叫做神州。楚囚。是借春秋時鍾儀留晉的故事。以見羈旅異鄉的意思。晉懷帝永嘉五年。匈奴劉聰的軍馬攻陷洛陽。懷帝被執。又西據了長安。此時海內大亂。獨有琅邪王睿鎮守建業。江東稍安。於是中州名士周顛遂

奔江東。來投琅邪王睿。睿就收用他做軍諮祭酒。又有前驕都尉桓彝也。從中州避亂過江。因見琅邪王兵力微弱。恐難倚賴。私下對周顛說。我本為中州兵亂。特來這裏避亂。全身不料江東事勢單弱如此。將何以存濟。而得免於禍。心下疑慮。後來得見王導。與他共論時事。王導是琅邪王的謀臣。先勸琅邪王潛圖興復。收人望。振法度。別名器。凡所施為。都有次第。言論風旨。慷慨動人。桓彝不覺敬服。既退。與周顛說。當時齊國只得一箇管夷吾。便能攘夷狄。興周室。向見王導。即今之夷吾也。江東雖微弱。有這人在。吾復何憂。諸名士每暇日。相邀出登新亭。臨江遊宴。周顛到半坐時。感嘆說道。昔洛都遊宴。多在河濱。今新亭乃臨江渚。風景都是一般。只舉日之間。未免有江河之異。故國丘墟。胡塵阻絕。使人

對景傷懷。於是彼此相顧。不覺淚下。那時王導獨愀然變色。說道。諸名士在此。正當并力一心。共扶王室。削平禍亂。克復神州。纔是大丈夫的事業。何至區區似楚囚一般。羈旅無聊。相對涕泣。徒悲何益耶。諸名士乃猛然警省。都收淚而謝之。此亦王導激勵人心之一機也。可見國勢之強弱。只在賢才之有無。晉元帝當喪敗之餘。收烏合之衆。只得一王導。遂能係屬人心。立國江左。而延晉室百年之命脉。况以天下之大。而驅策一時之英傑。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哉。

孝愍皇帝

名業武帝之孫。吳孝王晏之子。在位四年。長安破。降于劉聰。

中宗孝元皇帝

名睿。宣帝司馬懿之曾孫。琅琊王觀之子。懷愍蒙塵。晉室無主。睿從琅琊起兵。興復晉室。即位於建康。是為東晉。在位六年。

聞
雞
起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

上。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

范陽。即今涿州。司州。今河南府。愍帝之時。有范陽人祖逖者。從少時。即慷慨有擔當。世事的。大志。素與劉琨相厚。兩人同做司州的主簿。一夕同處歌臥。到半夜的時候。忽然聽的鷄叫。祖逖此時正思量着天下的大事。睡不

踴躍奮發的意思。後來逃避亂過江。元帝以
逃為軍諮祭酒。逃住在京師。專一糾集那驍
健的勇士。加意撫恤。欲得其用。一日勸元帝
說道。舉大事者。全在人心。我觀晉室之亂。非
干在上的行政無道。而在下的怨叛離心也。
只因那宗室諸王。例黨專權。骨肉分爭。自相
魚肉。遂使戎狄之人。若劉聰。石勒輩。乘此釁
隙紛紛並起。侵擾中土。荼毒生靈。即今晉室
遺民。自遭殘害以來。各為其父兄子弟之讐。
抱恨積怨。欲奮身討賊。只是没人倡率之耳。
大王誠能遣命將帥。與發師旅。使勇敢忠義
如我這樣的人。統領前去。恢復中原。那郡國
的豪傑。一聞此舉。必然望風而來。隨聲而應
矣。何亂之不可克乎。祖逖此言。深為有見。事
奈元帝素性優柔。只想保守江東。無志北伐。
乃命逃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着自募兵馬。

而行。竟不能出師。以圖大舉。於此更見元帝
亦國規模。本來狹小。原無遠畧。所以終其身
僅能偏安一隅。而長淮以北。盡委腥羶。寸土
尺疆。不能收復。忘宗社丘墟之恨。孤豪傑嚮
義之心。豈不
可慨也哉。

陶侃為廣州刺史。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
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廣州。即今廣東廣州府等處地方。甓。是磚。世
俗誤以為甕。齋。是退居的去處。陶侃先在荆
州。為王敦所忌。左遷廣州刺史。陶侃在廣州。
破杜弘。誅王機。擒溫邵。叛亂悉平。威名既立。

州中無事。然陶侃却有遠志，不以無事自安。每退居私室，早晨自家運磚百塊於齋外。晚間又運將進來。人見他每日如此，不知其故。從而問之。陶侃答說：今王室陵夷，盜賊羣起。中原多事，我要替朝廷出些氣力。平定天下。若因此州無事，便過於偷安。任意恣情，優游逸樂。一向自在慣了，却恐筋力懈弛，不復堪任勞苦的事。所以早晚運甓，不放此身安閒。以習勞苦，爾大抵人之志意，能兢惕則日明，好偷惰則日昏。人之精力，常練習則愈強，務安逸則愈弱。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陶侃之運甓，蓋亦欲兢惕其志意，而練習其精力。有大易自強不息之義焉。當時人士崇尚清談，遺棄世事，以晦盃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而陶侃獨不安於暇逸。如此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肅宗明皇帝

名紹。是元帝長子。在位三年。

三年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

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

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

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

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

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

荊州上
友根慶

聖人惜
寸陰

陶侃惜
分陰

竹頭木
屑

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初晴。廳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東晉時。將湖廣四川接境一帶地方。分做四州。荆。是今荆州漢沔等處。湘。是今長沙常德等處。雍。是今襄陽隕陽等處。梁。是今漢中順慶等處。晉明帝太寧三年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軍事。領荆州刺史。前時陶侃曾有功德於荆州。百姓每都感戴他。願得他管領這地方。及至重來荆州。士民兒女無不懽慶。其得人心如此。陶侃生

性聰察警敏。謙恭勤勞。終日衣冠。斂膝危坐。縱在閒居。絕無惰容。而軍府中事無大小。一日之中。都簡攝無遺。絕無一件廢闕。精勤職務。未嘗少閒。晉時風俗。率以遊宴醉酒為高。他獨不然。嘗對人說。昔大禹聖人。克勤于邦。一寸光陰。尚且愛惜。况今之人。萬萬不及大禹。就是一分也。該愛惜。百年之內。能散幾何。豈可逸遊荒醉。把這光陰虛度了。自家身上。全不理會。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枉過一世。分毫事業。不能成就。豈不是自棄乎。嘗造船隻。剩下的木屑竹頭。都着簿籍記了數目。收掌在官。不肯拋棄。人都不曉得他的意思。只說這零碎物件。收藏他有何用處。到後來正月元日。府中官僚都聚會稱賀。那廳事前。殘雪霑濕。就把這木屑鋪在地上。纔好接見賓客。此時木屑也有用了。及穆帝永和。中桓

溫造船代蜀。就把陶侃所藏的竹頭。作丁裝船。此時竹頭也有用了。其經理諸事。精微細密。都是這樣。不可悉舉。卽此亦可想見其爲政矣。夫王衍諸人。高曠清遠。不屑世事。固以陶侃爲鄙瑣。陶侃勤敏微密。不遺小物。亦以王衍等爲虛浮。二者正相反。然天下卒敗壞于王衍。而興復于陶侃。可見虛談者不適於用。而勤事者乃能有成。入君取人之際。當知所審擇矣。

顯宗成皇帝

名衍。是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

康皇帝

名晃。是成帝同母弟。在位二年。

孝宗穆皇帝

名昞。是康帝之子。在位十七年。

王何罪
深於桀
紂
王何幽
沉仁義

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

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魏晉以來。士大夫崇尚清虛。儒者詩書六藝之學。久廢不講。至是新野人有范甯者。獨能考究經籍。專心儒學。而性又質直。不能委曲隨時。嘗以首倡清談。起自王弼何晏兩人。因說這兩人的罪惡。比之桀紂。尤為深重。或有人說。桀紂暴虐無道。身弑國亡。古今稱為凶惡之人。今把王弼何晏比他。莫不貶之太過。此。范甯答說。聖賢垂世立教。全憑那典謨文章。仁義禮樂。以為維持世道之具。不可一日而缺者。王何二人。把典謨文章。當做古人的糟粕。而輕棄之。把仁義禮樂。當做道德的渣滓。而泯沒之。專一祖述老莊的言語。高談虛

無其涉。漫之辭。浮誕之說。使那後生每心志搖蕩。隨波逐流。縉紳士大夫。亦皆翻然變其舊轍。務以放曠為高。把世事理亂興衰。全不經營。以致禮度敗壞。音樂崩缺。遂有五胡亂華。中原傾覆之禍。其遺風餘俗。傳至於今。百姓每視聽習熟。恬然不以為非。將來之患。尚無止極。其風俗敗壞。人心陷溺。都由王何二人倡之。若桀紂雖是暴虐無道。然不過縱惡於一時。其喪身亡國之禍。傳之後世。適足以為作惡的鑒戒。豈能鼓惑百姓每的耳目。而矧其視聽如此哉。所以我說。桀紂之禍。止害的一世。其禍猶輕。王何之禍。歷代猶受其害。其患為尤重也。桀紂之惡。止喪的他自家一身。其惡猶小。王何之惡。眾人皆被他迷惑。其罪為尤大也。夫。魏晉清談之禍。雖自王何兩人倡之。然亦由當時紀綱不振。教化不明。故

邪說易行。人心易惑。誠使朝廷之上。紀綱振肅。而國無異政。學校之間。教化修明。而士無異學。則道德以一。風俗以同。邪說何由而得肆哉。有君師政教之責者。當鑒于茲。

哀皇帝

名丕。是成帝長子。在位四年。

廢帝

名爽。是哀帝同母弟。在位六年。為強臣桓溫所廢。

太宗簡文皇帝

名昱。是元帝少子。在位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

名曜。是元帝之孫。簡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四年。

二年。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

謝安

玄才不負所舉

晉自元帝以來。偏安江左。中原地方。盡為符秦所據。秦王苻堅。既東平慕容暉。西取蜀漢。北克涼代。九州之地。已有其七。恃其強盛。有併吞江左之意。此時晉室兵力微弱。邊境數

被侵擾。朝廷上下。方以秦寇為憂。乃下詔。徧求文武全才的好將帥。可以鎮守備禦北方。抵敵秦寇者。付托他。以兵事。時謝安為宰相。就舉他的姪兒謝玄。以應詔命。遂拜謝玄為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中書郎郗超。素與謝玄不和。然曾因其事。知其才能。聽得謝安薦舉他。因歎說。知人固難。能副所知。亦不易。况至親之間。人多畏避嫌疑。不敢推舉。今謝安之明。乃能不徇眾情。獨舉其姪。不以和親為嫌。謝玄雖是年少。未曾經事。然他的才能。足以勝此重任。異日必能成功。不負謝安之薦舉也。觀郗超心服謝安之舉。如此。則其得人。可知矣。其後謝玄屢立邊功。及符堅大舉入寇。玄以五千騎。破秦兵數十萬于淝水之上。超所謂不負所舉者。豈不信哉。大抵人臣有體國之公心。則形迹有所不必拘。嫌疑有

所不必避。然後能為國家得人。於愛憎毀譽之外。自昔名臣。有舉其子者。祁奚之舉祁連是也。有舉其讐者。解狐之舉荆伯抑是也。故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可謂至公矣。近世若呂蒙正之薦夷簡。文彥博之薦唐介。亦得古人遺意。推此可以為薦舉之法。

十四年十一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

道子。是晉宗室。封為琅邪王。浮屠。是佛。孝武帝即位初年。褚太后臨朝攝政。及帝既冠。始親政事。總攬威權。爵賞刑罰。都自己出。又委任謝安王彪之等。外平寇亂。內理國事。甚有人君的度量。可為賢主。及到後來。耽溺酒色。恣意荒淫。遂不親理政事。把朝政都委之於琅邪王司馬道子。着他管理。這道子為人性亦好酒。不能管理正務。日裏夜間。只是與帝縱酒。以酣飲狂歌為事而已。帝又聽信邪說。崇尚佛教。在於內殿去處。修建精舍。招引僧人。住居其中。傾竭資財。奢侈費用。畧不顧惜。左右近習之人。遂得以操弄權柄。擅作威福。繇是政出私門。交通干託。凡那營求幹辦的。明白用錢餽送。賄賂公行。遂使無才者。得以冒官。無功者。得以冒賞。而官賞濫雜。有罪者。侍逃法網。無辜者。反被誅戮。而刑獄謬亂。國

事大壞。人心怨咨。晉室之亡。實決於此。夫帝始親政事。何等精勤。一旦溺於酒色。委政道于。遂致迷繆。可見人君一心難於清明。而易於蠱惑。是以大禹以旨酒垂戒。成湯以女齔省躬。皆所以防情欲之流。而絕禍亂之本也。君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皇帝

名德宗。是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二年。

恭皇帝

名德文。是安帝同母弟。在位二年。而禪于宋。

宋紀

高祖武帝

姓劉名裕。彭城人。初起布衣。為劉牢之參軍。從破孫恩有功。後倡義平桓玄之亂。威名日盛。因滅南燕併秦。遂封宋公。進爵為王。而受晉禪。國號宋。在位三年。

二年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六月宋王至建

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

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

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

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於琅邪。第王為壇於南

天下重為劉公所延

郊即皇帝位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建康即建業。是今應天府。晉元帝渡江。遂都於此。初劉裕既平桓玄之亂。復興晉室。立琅邪王德文為晉恭帝。恭帝立二年。此時劉裕自立為宋王。雖出鎮壽陽。實專擅威福。朝廷徒擁虛位而已。裕又蓄代晉之意。要恭帝把天位讓與他。却自家難於發言。乃先遣中書令傅亮到京謀事。亮勸晉徵裕輔政。六月劉裕被徵至建康。傅亮就勸曉晉恭帝以當禪位的意思。因具一詔稿呈與帝看。使帝親寫發下施行。恭帝知道事勢已去。無可奈何。只得聽從。遂欣然執筆。對左右說。昔安帝時桓玄為亂。晉氏已失了天下。賴得劉公倡義起兵。誅桓玄。復晉室。延至于今。將二十載。這都是劉公之功。今日就把天位讓與他。本自甘心。

不須逼迫。便親書赤紙為詔。禪位於宋。自家
遜避。出居琅邪邸第。於是劉裕乃築壇於南
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立太子義符為皇太
子。而晉家百五十年之祚。遂移於宋矣。夫篡
逆大惡。天道好還。晉司馬氏本篡魏而奪天
下。乃假托於禪授之名。故其後世。強臣陵奪。
亦復如是。今觀劉裕之所以取德文。即向日
司馬炎之所以取曹奐者也。先後一轍。報施
不爽。可以為永鑒矣。歷宋而齊。梁。陳。隋。朝君
臣。暮讐敵。君如奕棋。國如傳舍。纔得便失。遠
者五。六十年。近者二。三十年。皆繇君德不綱。
強臣擅命所致。然則國之權綱。人主其可一
日不攬。而使下移於強
臣。以成陵替之漸哉。

少帝

名義符。是高祖長子。
立一年。廢為營陽王。

太祖文皇帝

名義隆。是高祖第三子在
位三十年。為太子劭所弒。

魏主為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
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
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材用所長。
不論本末。聽察精微。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
避貴。雖所甚愛之。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

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此時晉宋相承。立國江左。長淮以北。皆沒於夷。天下中分。稱南北朝。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拓跋氏。後分爲宇文。周。高齊。至隋代。周而混一焉。魏本鮮卑部落。其太祖拓跋珪起代地。子明元帝嗣。孫太武帝燾。太武北伐。柔然西伐。夏主赫連昌。所向皆克。聲威大振。這一段。是紀他剛明果斷的去處。鷙。是鳥名。其性最猛。說魏主爲人。軀體壯健。生性鷙勇。每行軍用兵。攻打城池。或兩軍對陣。他親自出戰。冒犯矢石。而不畏。左右的將士。或爲矢石所中。相繼死傷。他神色也只照常。畧不慌懼。將士每見他這等膽畧。都輸心畏服。箇箇皆死。

與他出力。因此所向無不成功。又明於知人。凡智謀勇畧之士。間或從行伍中。簡拔出來任用。只是論其材能所長。因材器使。至於出身始末來歷。高低貴賤。更不論他。其聽察下情。詳審精微。臣下每一言一動。分毫不敢欺隱。凡有功當賞的。便是尊貴的人。也不肯遺落。有罪當罰的。便是微賤的人。也不容避免。不但貴人。雖是素所親愛的人。一旦有罪。亦必盡法處之。到底不饒。嘗說道。這法。不是我一人的法。乃我與天下人公共的法。若徇了我一人的私情。便違了天下人的公論。我何敢以私情而輕縱之哉。其至公無私如此。但其資性殘忍。誅戮太暴。遇人有罪。過不復推。問情實。即時拏去殺了。每到既殺之後。察知冤枉。方纔追悔。已無及矣。夫古先聖王用刑。雖罪在必誅。猶必三奏五覆。不厭其詳。誠以

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今觀魏太武知人能
用。信賞必罰。亦可謂識治體者。獨其果於殺
戮。未免傷於慘刻之私。豈非
剛斷有餘。而寬仁不足者哉。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
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
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
事。戶口蕃息。出租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
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
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

山左風
俗斯為
矣

嘉焉

江左。即江東。是今南直隸浙江一帶地方。元
嘉。是宋文帝的年號。這一段。史臣記宋文帝
的好處。文帝天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謹守
法度。雖是嚴明。却不傷於峻急。含容待物。雖
是寬厚。却不失於縱弛。又行久任之法。百官
皆久於其職。外面郡守縣宰。尤生民所寄。必
歷兩考。定以六年為限。限滿然後遷轉。蓋官
吏遷轉不常。則民心無所係屬。今皆久任。無
有視官如傳舍。而苟且以覲速遷者。那百姓
每知其久。亦且傾心服從。專一聽信。不復渙
散。故文帝即位以來。三十年間。雖海內分裂。
兵戈擾攘。而江左四境之內。獨能保境息民。
晏安無事。休養生息。戶口蕃多。民間出租稅
供徭役。止是每年常額。並無不時徵派。瑣碎

擾民。百姓每晨出暮歸。都只幹辦自家的生理。更無他事。所以衣食饒足。禮義自興。閭閻之內。家習詩書。誦誦之聲。達於里巷。為士的都敦崇操尚。以行誼為先。居鄉的。都漸被忠厚。以輕薄為恥。魏晉以來。江左風俗。為之一變。足稱淳美。自後談說政治者。皆以文帝元嘉之際。為稱首焉。夫江左經六朝之亂。當百戰之餘。社稷遞遷。人民離散。僅一宋文帝躬行節儉。留心民事。而其效遂如此。本其所由。只緣守宰久任。是以政治可觀。可見天下無不可行之法。亦無不可為之時。况夫世方全盛。而能守法任人。尚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世祖孝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太子劭遂即帝位。在位十一年。

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已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武帝為人機警敏。處事剛斷。其學問廣博。該洽無所不通。作為文章。詞既華藻。才又敏捷。每讀書史。或省覽章奏。一日之間。七行俱下。其聰明才辯如此。又有武畧。善騎射。可謂英主矣。但志意驕奢。縱欲無度。建康自晉元帝渡江已來。建都於此。其宮室規模。一時草

袁顛稱
高祖儉
素之德
田舍公
得此已
為過矣

制不暇恢弘。及宋高祖受禪而興。亦只仍其舊制。無所增益更改。至是武帝嫌其狹小。乃大興工役。拆毀舊時宮室。從新蓋造。墻壁棟宇。都用錦繡粧飾。土木壯麗。大異昔時。侍中袁顛嘗見高祖時。傳留的葛布燈籠。麻結繩拂之類。因盛稱高祖節儉朴素之德。貽謀子孫之善。欲以感悟宋主。宋主反嘲笑說。高祖起自田野。本是箇庄家老。有這等受用。已為過分矣。今日之事。豈可同哉。夫自古創業之君。身履艱難。而知其成之不易。故嘗儉用而厚積。以詒後人。其為慮至深遠也。為子孫者。不能繹思先德。而敬守之。乃至譏誚其祖。為田舍翁。悖逆甚矣。是以傳及子業。即有篡弑之禍。豈非荒墜厥緒。自取滅亡者哉。

太宗明帝

名彧。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太子業被弑。為大臣所迎立。在位七年。

蒼梧王

名昱。是明帝長子。在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弑。

魏顯祖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多以為言。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卒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囚圜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

智者以囚圜為福

魏顯祖名弘。是太武孫文成帝之子。顯祖乃魏之賢君。嗣位以來。勤於為治。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嚴而且明。慎擇州牧郡守。必得賢牧。寄以民事。又時加訪察。進其清廉的。退其貪汙的。所以吏稱民安。尤重刑罰。以其為民命所係也。每有大刑。雖論定了。多令法司重覆鞫訊。恐有冤枉。或至幽囚拘繫。積年不決。羣臣多以為言。顯祖說淹滯獄囚。誠非善治。然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比那一時倉卒而濫及者。豈不為酒愈乎。死者不可復生。若乘快而誤殺。悔之何及。且人之常情。憂苦困鬱。則恐懼思省。而善念自生。故明智的人。以囹圄為福堂。囹圄是牢獄。如何反看做福堂。正以其拘繫於此。則憂苦而思善。可以轉禍為福。故也。今所以久繫者。正要這等困苦他。使他省改。追悔前日之非。我便也矜憐他。原情寬

宥。謂其自新之路耳。此時南朝有宋文帝。久任守宰。北朝有魏顯祖。俱重刑獄。夫偏安之政。多苟且。而宋文獨能責成。夷狄之性多殘暴。而魏主獨能矜恕。皆可謂賢矣。况為中國之主。當全盛之時。又豈可忽吏治。輕民命。而有愧於二君也哉。

順帝

名準。是明帝第三子。初為蕭道成所迎立。尋被弑。宋遂亡。

齊紀

太祖高帝

姓蕭。名道成。漢相蕭何二十四代孫。起建康令。破賊有功。威名日甚。進爵為齊王。遂篡宋。

國號齊在位四年

世祖武帝

名贖。是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

高宗明帝

名鸞。是高帝兄道生之子。在位五年。

九月魏主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爾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

學與不學

魏主欲移風易俗

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恒北復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墻爾

魏主名宏獻文皇帝之子恒即今北嶽恒山在大同府渾源州地方齊明帝元年九月魏主以北人不知向學欲遷都洛陽以變其俗一日與恒州刺史陸叡說道人性不甚相遠今北人常說北方土俗質朴愚魯無繇通曉詩書朕聞此言甚是憮然不樂即今天下之人知書者甚多豈皆聰明特達生來就是聖人只在學習與不學習而已學則質魯者可變而為聰明不學則聰明者亦流而為質魯朕今辨名定分整飭百官考古證今制作禮

樂。因欲改移北土質魯之風。變為中原文明之俗。所以今日汲汲要遷都洛陽。意固有在。非為朕自己一身。蓋朕既已為天子。何必入居中原而後為尊。只要汝等子孫漸染美俗。以變化其氣質。廣聞博見。以開擴其心胸。其意為此故爾。設使世世住居恒山迤北。又遇着為人主者。不好文學。耳不聞詩書之言。目不接禮義之事。譬如面牆而立。一竅不通。一物無見。質魯之俗。果何自而變哉。夫魏主本以戎狄之君。僻處朔野。其於禮樂教化。令非素具。事不習聞。乃能慨然脩古帝王之業。據鞍論道。遣使求書。禁胡服胡言。立太學小學。卒能用夏變夷。化民成俗。况撫一統之規。承熙洽之運。而能脩文德以綏太平。其致治之美。又當何如也哉。

東昏侯

名寶卷。是明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為蕭衍所廢。

和皇帝

名寶融。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禪位於梁。

梁紀

高祖武帝

姓蕭。名衍。是漢蕭何之後。仕齊為雍州刺史。齊主寶卷無道。信任羣小。誅戮大臣。衍遂舉兵內向。廢寶卷。立和帝。於是加衍大司馬。封梁公。進爵為王。而受齊禪。國號梁。在位四十

八年。

崔亮資
格用人

魏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

黎元之
命係於
長吏

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
其能。洛陽令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係於長吏。

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

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

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

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選舉失
人自亮
始

殿中尚書是官名。停解是考滿去任。及為事

停職解官等項。北史記魏明帝時用殿中尚

書崔亮為吏部尚書。專主銓衡。魏家舊制。文

武官都着六年考滿。考滿後在外的六年叙

用。在內的四年叙用。於其中又品第優劣。分

為九等。量才陞授。不拘次序先後。常把後面

的人拔起。那前面的人都壅滯了。不得陞轉。

頗生嗟怨。及崔亮為吏部。遂權宜設法。定下

箇資格事例。凡待選的人。不問賢愚優劣。只

據他除授考滿停職解官的月日。以為資序。

若年資淺的。就是賢能。也不得陞補。年資深

的。就是不賢。也依序陞用。以此淹滯者。都喜

其便已。而稱頌其能。而有識之士。則不以為

然。於是洛陽令薛琡上書說道。朝廷選擇長

吏。為民父母。百姓每的生命。都係屬於他。可

不慎重。若為選曹者。止論年月。以積久為功

勞。不復簡擇其賢否。只挨次選用。如鴈之行。列。魚之貫串一般。執着簿籍。照次呼名。這只消一箇掾吏就穀了。要那尚書何用。且吏部之職。名為銓衡。謂其能評品人才。進賢退不肖。如權衡之稱物。輕重不爽也。若不論賢愚。挨次點名。數着使用。這等謾無輕重稱量。又如何叫做銓衡。此當今弊政。不可不釐正者也。書既奏上。不見批答。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亦以人才難知。任己意為進退。恐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不如只循資擢用。已不勞而物無議。甚是簡便。遂守崔亮之法。跟着他行。而魏朝選舉失人。實自崔亮始矣。然北魏以來。歷唐及宋。這停年資格。至今尚踵行之。而不廢。何也。蓋世變久而情偽滋。使資格盡廢。待選的。或矯飾聲名。或窺伺隙實。適以啓僥倖之門。主選的。或交通請託。或公行賄

賄。適以資奸利之弊。則年格亦何可廢哉。但序遷所以待中人。而超擢所以拔異才。天下異才少而中人多。誠於資格之中。而寓考核之實。凡任滿者。勿槩畧以稱職。必明開其優劣。而簡拔其卓異。亦庶乎不蹈崔亮之失矣。

九月。梁主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床瓦器。親為四眾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

許。

梁武帝惑於佛教。傾心侍奉。親自幸同泰寺。建設齋醮。聚集僧俗人眾。叫做四部無遮大

會脫去袞服。穿了僧衣。受清淨戒行。把自家身子。捨在寺中。臥的是素床。用的是瓦器。屏去了天子的奉養。脩齋持素。件件與出家人一般。又親升講堂法座。為僧俗大眾講涅槃經。佛家說。人死去精神常在。但示寂滅而已。叫做涅槃。故有涅槃經。武帝信之。故親講與眾人聽。文武羣臣。見武帝迷惑。捨身在寺裏。無可奈何。乃共出錢十萬。獻在佛前。贖出武帝來。上表請帝還宮聽政。武帝初時不肯。懇請三次。然後許之。夫人主一身。天地祖宗之所付託。社稷生民之所倚賴。雖戰兢以保守之。猶恐有傷。雖恭敬以奉持之。猶恐或褻。况於輕萬乘之尊。從夷狄之教。棄其身如賣僮。或捨或贖。若非已有此其四體。且不能保。而何以保天下乎。卒之侯景搆亂。餓死臺城。奉佛者可以為永鑒矣。

梁四事

梁主

梁主

梁主

梁主

梁賀琛啓陳四事。言奢侈賦役之弊。梁主切責之。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衾二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飲酒。拜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

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大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奏及之。

天監是梁武帝初卽位的年號。釋氏就是佛。木綿卽今綿花。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條陳四事。一件是牧守貪殘。使臣騷擾。一件是風俗侈靡。一件是百司奏事。詭競求進。一件是興造非急。徵求可緩。大畧都是說那時用度奢侈。賦役繁重的弊病。梁武帝大怒。下詔切

貴。爲其觸犯忌諱故也。武帝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又通曉各樣技藝。如陰陽避忌。卜龜筮卦。馳馬射箭。聲音樂律。草書隸字。圍碁無不精妙。是箇極聰明的人。且勤於政務。雖在寒冬時節。每日四更盡時。便起視事。執筆批答。觸冒寒氣。手皮凍破了。也不休息。其勤如此。自天監年間。信用佛法。長持齋素。斷絕魚肉。日止一膳。只是菜羹粗飯而已。或遇事繁。不暇進膳。日已過中。但用淨水嗽口便了。所尚袍服。止用布素。不御絲帛。所設幃帳。止用綿布。染成黑色。不尚華采。一頂冠帽。可戴三載。一件衾被。可蓋一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拖地。其儉如此。又性不喜飲酒。自非宗廟祭祀。大饗禮宴。及設齋供佛等事。未嘗動用音樂。就是獨處暗室中。也常常整理衣冠。絕無惰容。暫時憩息。當盛暑之際。也不曾揭衣

露臂。以取涼快。對裏面宦豎。外邊小臣。也如遇大賓。不敢輕忽。其恬澹恭敬如此。武帝有這許多好處。宜乎能身致太平。而爲明主矣。只緣他崇尚佛教。專主慈悲。其待士人極其優厚。寬假太過。有罪不問。以致外面州牧郡守。有司官。多侵漁百姓。肆無忌憚。公差出去的官員。所過地方。需索供應。擾動郡縣。所以賀琛說。牧守貪殘。使臣騷擾。又喜親任小人。論奏紛紛。吹毛求疵。爭爲苛察。以覲信用。所以賀琛說。百司奏事。詭競求進。又廣用資財。多造塔廟。以供奉佛。官民錢穀。費用耗損。所以賀琛說。興作非急。徵求可緩。又江南數十年間。地方無事。上下偷安。漸成奢侈。所以賀琛說。風俗侈靡。這四件事。深中武帝之病。帝不能用。反加詰責。如諱疾忌醫。卒至於危亡。而莫救。豈不可惜哉。看這一段。可見帝王之

治天下。有大德。有小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親賢遠佞。納諫聽言。振紀綱。明賞罰。節財用。愛百姓。執事理之要。而坐運天下。此大德也。粗衣澹食。勤事修容。此小行也。細行雖不可以不謹。而天下所以治亂安危。實不全係於此。若大德有虧。則小行何補。且爲治有體。日出視朝。日中聽政。豈必四更卽起。被手執筆。而後爲勤。膳羞有節。服御有度。豈必終日一食。三年一冠。而後爲儉。且自身日用。所省幾何。而塔廟歲典。糜費無極。若使儉邪。競進守宰。貪殘風俗奢侈。則人主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民也。至於卜筮騎射。書隸圍棋之類。又方術小技。雖士人之有大志者。猶不屑爲之。况於帝王乎。今觀梁武帝之所長者。通是細行。而大德全虧。故雖勞心苦形。至於白首。而終無救於臺城之禍。

然則人主之學其可不務識其大哉。

梁主敦尚文雅。踈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梁主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主家。有司不敢搜捕。梁主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

禁也

這一段是紀梁武帝慈愛弛刑。致生禍亂的事。武帝素好書史。敦尚文雅。而於刑名法律之事。却踈簡濶畧。一意寬縱。自公卿大臣而下。都承順風旨。務爲寬大。把審鞫獄囚的事。盡行停閣。漫不爲意。遂使姦吏得以操竊權柄。舞弄文法。有罪者用錢買免。而貨賂成市。無辜者牽連誣害。而枉濫衆多。王侯子弟倚恃貴勢。多驕縱淫佚。不循禮法。武帝年既衰老。怠於政事。又奉信佛戒。慈悲不殺。每斷死罪重囚。常盡日不樂。或謀反叛逆重情。事既發覺。亦哀憐涕泣。赦而宥之。由是王侯無所忌憚。愈益驕橫。或白晝在於都市。持刃殺人。或暮夜聚衆劫財。公行剽掠。犯罪在逃的人。藏在窩。王家裏有司蹤跡至門。亦不敢搜尋。

捕提。豪強恣橫。一至於此。武帝明知其弊。由寬縱所致。而溺於慈愛。不忍加刑。畢竟不能禁制也。夫古之帝王。若舜之欽恤。禹之泣罪。何嘗不以好生為心哉。然舜誅四凶。禹戮防風。則其好生之心。乃以矜愚民。非以惠姦慝也。武帝溺於佛教。欲戒殺以造福。遂至叛逆大惡。亦宥而弗誅。殺人重辟。槩置之不問。縱弛如此。天下安得而不亂乎。其後侯景搆難。大江南。北。積尸遍野。所造者福耶。禍耶。明主常有以辨此矣。福

太宗簡文帝

名綱。是武帝第三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弑。

世祖孝元皇帝

名繹。是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及簡文帝被弑。即位於江陵。在位三年。降於西魏。

敬帝

名方智。是元皇帝第九子。在位二年。禪位於陳。

陳紀

高祖武皇帝

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初仕梁。為始興太守。討侯景之亂。奉晉安王為帝。王僧辯又納貞陽侯淵明為帝。而廢晉安王。為皇太子。霸先襲僧辯殺之。復正晉安王位。因以丞相自進。爵為陳公。遂篡梁。而有天下。國號陳。在位三年。

世祖文帝

名蓜。是武帝兄。始興王之子。初封為臨川王。及武帝崩。承遺詔入即帝位。在位七年。

廢帝

名伯宗。是文帝長子。在位二年。懦弱不振。政歸安成王瑱。尋被廢為臨海王。

高宗宣帝

名瑒。是始興王第二子。廢帝既黜。以太后詔即帝位。在位十四年。

後主

名叔寶。高宗長子。在位七年。荒淫無度。為隋所滅。

敬帝 陳武帝

文體

李諤

文體

月露風雲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敝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

言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
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
遠縣仍踵弊風詔以謬所奏頒示四方

雕蟲是雕刻蟲牙譬喻文字工巧纖細的意
思非是童子的了髻六甲即今六十甲子古
時八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記之事隋主楊堅
性尚敦朴不喜辭華既代周而有天下詔諭
天下凡朝廷表章官府公移士人撰述一應
公私文翰都着從實叙錄不得徒逞浮詞那
時有箇治書侍御史叫做李諤也見當時文
章體製崇尚輕薄宜痛革其弊乃上書說道
昔魏之三祖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
鄴崇尚文詞專攻詩賦若人爲治的大道却

不知甯心只好那雕蟲的小藝夫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始於朝廷達於里巷波蕩風靡遂
以成俗晉宋以來立國江左歷齊及梁其弊
愈甚辨比聲律競一韻之奇剪裁對偶爭一
字之巧制作繁多雖連篇累牘積案盈箱其
中所言不過是描寫那月露的形容粧點那
風雲的狀態而已於身心何與於理道何關
沿習既久世俗以此相高朝廷以此取士止
據浮詞選擢在位加以爵祿此路既開人見
這幾句浮詞可以得富貴越發愛尚好之愈
篤於是閭里間童幼昏蒙之人貴宦家遊閒
總角之子年方穉艾未嘗通曉六甲名目便
去操筆學做五言詩句所以浮華蕩心渾朴
盡散其文日繁其政日亂此無他故良繇其
廢棄古先大聖之軌模凡義呈舜禹之典伊
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別造一種無用之詞

把來當做實用。父兄以是期望，師友以是傳習。下以是希用，上以是取人。此政之所以日亂也。近日朝廷雖有詔書，諭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然未必就能改觀易聽，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蓋有司官未必着實舉行，仍舉浮辭，不先實行，宜加采察。令法司糾劾，然後可。隋主嘉納之，詔以李諤所奏頒示四方。然習俗已成，畢竟不能革也。大抵朝廷有教化，然後士人有風俗。隋主雖有美意，而不學無術，何以轉移士風。漢董仲舒嘗勸武帝罷黜百家，推尊孔氏。故武帝表章六經，西漢文章遂稱爾雅。庶幾與三代同風。至今猶賴之。此可見崇經術而罷詞賦，誠有國家者之急務也。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頴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舉。

安危在所寄任

席捲事在不疑

得君言

令人豁

然

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捲之勢，事在不疑。頴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陳後主叔寶禎明二年十二月。隋主舉兵伐陳。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元帥韓擒虎等統兵五十餘萬。分道並進。前臨大江。長史高穎與郎中薛道衡計議說。用兵之道。貴在萬全。今番大舉人馬。去伐江東。可保必勝乎。道衡答說。必然勝之。我嘗聞的郭璞推筭曆數說。江東地方。分據爲王三百年。當復與中國合而爲一。今建康自晉元帝渡江立國。歷宋齊梁。以至於陳。三百年之數。已將盡矣。以氣運推之。知我必取勝。一也。我主恭儉勤勞。務修德政。有道則宜興。陳叔寶溺於聲色。荒淫驕侈。無道則宜亡。以君德論之。知我必取勝。二也。國事安危繫於所倚任的大臣。倚任得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彼以江總爲相。倚任的是狎邪小人。唯令侍宴後庭。賦詩飲酒。不理政務。以國政變之。知我必取勝。三也。

我既有道。又是大國。彼既無德。又是小邦。豈彼戰士。不過十萬。我以五十餘萬之衆。西起巫峽。東至滄海。陣勢聯絡。數千餘里。彼欲分兵拒戰。則勢懸力弱。衆寡不支。欲併力守城。則顧此失彼。緩急不救。以兵力較之。知我必取勝。四也。以此觀之。我件件當勝。彼件件當敗。今日之舉。乘勝直前。可以席捲江東。盡爲我有。事在必克。更有何疑。高穎聞其言大喜。乃欣然說。兵家勝負。難以預期。得汝此言。將彼已之情。成敗之理。說的件件透徹。使我心下豁然。洞知勝算。便當決策渡江。無容別慮矣。其後隋兵渡江。陳人望風瓦解。建康既破。陳後主逃於枯井之中。隋兵出而執之。國遂以亡。竟不出乎薛道衡之所料。夫自古伐人之國者。往往待時而舉。觀釁而動。故國有衰弱。旣亂之形。未有不爲敵所乘者。叔寶承偏

安之未運。撫散亡之餘卒。其衰弱之形。不待智者而後見矣。而君臣方且溺志於宴安。縱情於詩酒。棄長江之險而無備。迫智井之禍而不知。孟子謂不仁之君。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其叔寶之謂矣。覆轍之鑒。有國者所宜深省也。

隋紀

高祖文皇帝

姓楊。名堅。弘農華陰人。是周之國舅。初封隋公。周天元暴虐。傳位於太子。闡堅因乘其孤危。篡而取之。國號隋。在位二十四年。

十年上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

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又常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然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令史是各省臺屬吏。隋文帝開皇十年。此時陳國既平。天下混一。然隋主起自將家。生性猜疑。忌刻。不喜問學。以講究古帝王行事。昧於人君大體。初時既任智術。以篡周而得大位。因謂智術可恃。吏事可師。遂用文移法律。自家矜喜。任其所長。以總明苛察。臨馭下人。

常遣左右近習。出去窺伺內外諸臣。但有過誤。差失。就發其陰私。不論大小。便加以重罪。要見得人都瞞他不過。又怕各衙門令史貪贓作弊。私地裏故使箇人把錢帛去送他。若是受的。立時拏來殺了。時常在殿廷中行杖撻人。一日之間。或至數四。不可諫止。又常怒甚。就在殿廷中殺人。殿廷固非殺人之地。況古帝王。但遇死刑。必三覆奏。豈可造次如此。兵部侍郎馮基極力進諫。隋主不聽。竟於殿廷殺之。少頃怒消。又復追悔。乃宣召馮基。特加獎慰。而與怪當時在廷諸臣。不曾諫諍的。不知反已而徒責人。雖悔何及哉。看來隋主急於毀廷。捶人殺人。都是暴怒。然其多怒。由於多疑。多疑。又由於不學。向使隋主留意詩書。以廣其識。講明義理。以養其心。則猜疑盡釋。暴怒潛消。躬儉素。以先天下。誰敢不廉明。

煬皇帝

法度以示天下。誰敢不懼。推誠以照物。何待覘而後知。虛心以納諫。何待失而後悔。此可見學之爲益甚大。而隋主開國之初。乃不務學。而任術。其行事如此。宜其運祚之弗長也。

名廣。是文皇帝第二子。在位十三年。爲宇文化及等所弒。以其好內。遠禮。故諡爲煬帝。

四年。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

汾陽宮

兩京。是東京西京。江都在今南直隸揚州府地方。汾州。在今山西地方。煬帝即位之四年。天下承平。民物殷盛。煬帝恃其富強。恣意奢後。乃大興土木之役。脩治宮室。經年累歲。無日不燃。於西京作僊林宮。於東京作顯仁宮。於江都作迷樓。及毗陵等宮。其林苑園囿。亭臺殿閣。所在皆有。雖是甚多。然只是初時。看着歡喜。到後來。看得厭了。也便不以為美。每遇遊幸的時節。左右觀看。都中不得他的意思。正不知走向何處。纔可以適意取樂。乃盡索天下山川圖畫。一一親覽。擇箇山環水繞的勝地。可以蓋造宮室。築治苑囿者。獨有汾州之北。汾河之源。其地川面寬平。山水清勝。堪以建宮。乃詔於此地。營離宮一所。叫做汾

陽宮。以備遊幸焉。夫煬帝以一君之身。其所汲汲於自奉者。不過居處遊觀之娛而已。乃至積累歲之經營。覽九州之形勝。不足以供其一快。西起秦宮。東開洛苑。朝泛江渚。暮築汾陽。遂使海內騷然。百姓罷敝。故工役未息。而盜賊羣起矣。於此見人君一心。其奢欲之端若甚微。而怕淫之禍則甚大。故帝堯堂高。三尺而不飾。漢文臺費百金而不為。非其財力不足。誠不忍以萬民之苦。而易吾一日之樂也。有天下者。其鑒之哉。

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成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

祥。并朝散大夫。

隋煬帝無道。奸人諂諛。偶有兩箇孔雀。從西苑裏飛來。棲集於寶城朝堂之前。孔雀乃是人間常有的。不足為異。鷹揚府親衛較尉高德儒。驀然見了。便奏說是鸞鳳出現。那時孔雀既已飛去。無可證驗。於是百官每迎合朝廷的意思。都說果是鸞鳥。一齊稱賀。煬帝甚喜。下詔說。這祥瑞之物。衆人都不曾看見。却是高德儒一念至誠。默然與嘉祥會遇。前此未有。今始見之。遂超陞德儒四級。并為朝散大夫。夫國家官爵。本以待人臣之有德有功者。今德儒指野鳥為鸞。與指鹿為馬何異。煬帝以官爵賞之。是賞諛也。彼希富貴者。復何憚而不為諛哉。於是菌可指為靈芝。稜可指為慶雲。彗星出。說是除舊布新。日食雲遮。說

是當食不食。甚至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否。以否為賢。國欲不亡得乎。其後唐太宗破西河郡。執高德儒。即指此事數其罪。而斬之。夫邪佞小人。昏主之所褒賞。明主之所誅戮者也。觀此可以識國家興亡之機矣。

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輒迎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

內史郎是官名。煬帝自卽位以來。巡遊征伐。歲無虛日。百姓怨叛。盜賊羣起。而帝方自以爲治平無事。縱欲偷安。惡聞寇亂。於是內史郎虞世基揣知帝意。欲以希旨取容。凡遇盜賊生發。拒敵官兵。攻圍郡縣。諸將及各有司。有遣人告敗求救者。世基輒先使人迎至中途。邀取表章。將所奏報的賊數。減多爲少。不以實聞。及到帝前。但掩飾說。今之盜賊。不過鼠竊狗偷。何能爲患。有司捕捉驅逐。行當殄滅。無遺陛下。幸寬聖懷。不須介意。帝惑於其言。不復加察。深以爲然。反仗責遣來的使者。以爲虛張賊勢。無實妄言。由是上下相蒙。盜賊得志。李密起河南。杜伏威起山東。林士弘起江南。劉武周起代北。薛舉起天水。蕭銑起江陵。干戈紛紛。徧於海內。所至郡縣。盡皆失沒。天下破壞如此。而世基蒙蔽於內。無由上

聞。帝皆不得而知之也。其後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帝尚不知變所由起。猶疑其子齊王暕所爲。海內之亂。至死終不能明。壅蔽之禍。其真可畏也哉。大抵姦臣能壅蔽人主之聰明者。亦人主之意向。先有所惑於中也。昔秦二世時。盜起關東。請事者留司馬門三日。而趙高不見。及對二世。則言此小寇。無能爲也。世基之欺煬帝。蓋亦趙高之故智耳。然二世惟可欺以鹿馬。故高之計得行。煬帝惟可欺以鸞雀。故世基之姦得遂。誠使爲人君者。秉虛明之鑒。不眩似以亂真。持正大之情。不好諛而惡直。則臣下何所容其壅蔽之姦哉。

恭帝

名侑。是煬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舉兵進克長安。尊煬帝爲太上皇。奉帝卽位。帝尋

禪位
於唐

世民有
安天下
之志

初唐公李淵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
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
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晉陽宮
監裴寂與劉文靜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
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
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
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

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這一段是紀唐高祖與太宗起兵的緣繇。初
唐高祖李淵是隴西世家。隋時襲父封為唐
公。娶竇氏生四男子。長的是建成。次的即太
宗。叫做世民。又次的是玄霸。少的是元吉。這
四子中獨有太宗生得聰明睿智。勇敢決斷。
識見度量。遠過常人。在場帝時。土木繁興。巡
遊無度。征伐不息。盜賊並起。太宗因見隋室
方亂。私地裏圖謀有濟世安民的大志。思量
要起義兵。與帝業必以延攬英雄為本。乃傾
身謙下。以禮接賢士。分散家財。以結納賓客。
但是四方賢俊來的。箇箇得其歡心。那時高
祖留守太原。是晉陽地方。煬帝置有行宮。設
宮監官以守之。其官監裴寂與晉陽令劉文
靜相好。夜間同宿。見城上舉烽火。傳報聲息。

裴寂嘆說。我輩做這等官。祿薄位卑。又遇着這等時節。世亂民離。將何以自存。濟文靜笑說。如今的世事。已是看見了。天下將亂。正是豪傑奮起之時。我與你二人相得。彼此同心。審擇所從。互相推引。何患不富貴。後來文靜既從高祖。因見太宗龍姿天表。意氣超常。不覺驚異。遂委心托命。深自結納。因對裴寂說。這非是尋常的人。觀其豁達大度。推誠不疑。恰似漢高祖。其神謀武畧。算無遺策。又似魏武帝。年紀雖小。乃是命世之才。真英主也。我等可以為依歸矣。其後高祖起義晉陽。太宗削平羣盜。遂有天下。皆劉文靜裴寂二人啓之。然亦由當時隋政不綱。百姓愁苦。故英雄豪傑得借以為資。若使朝廷之上。德政修舉。閭里之間。民生樂業。則雖有十太宗。百劉文靜。裴寂。不過驅使為吾用耳。何能為哉。然則

人君制治保邦之道。惟在安民而已。

裴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西河郡不從。淵使世民將兵擊西河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還凡九日。淵

指野鳥為也

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

西河郡。即今山西汾州地方。唐公李淵謀舉義師。遣人借突厥兵馬為助。突厥要淵自為天子。乃肯出兵。淵以為不可。命將佐更議名號。晉陽官監裴寂等乃定議。請尊隋煬帝為太上皇。迎煬帝的孫代王侑。立為天子。以安隋室。淵然其言。就代為書檄。發下郡縣徵調人馬。獨有西河郡抗拒。淵命不肯聽從。淵使其子世民等領兵去擊西河。兵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門拒守。不肯降順。世民領兵攻破其城。將德儒等至軍門。數責其罪。說道。汝為

人臣。不能直道事君。妄指孔雀野鳥以為祥瑞。欺誑主上。竄取高官。乃朝之佞人。國之巨賊。我今興舉義兵。正要誅除你這邪佞小人。以安社稷。汝尚不自知罪乎。遂斬首示眾。自餘官吏軍民無罪的人。一箇也不肯妄殺。其財貨子女。秋毫也無所侵犯。下令安慰撫恤。使其各還生理。由是遠近聞知。都道唐公除害安民。人人感悅。西河郡既下。建成等引兵回至晉陽。計其往還。剛得九日。唐公歡喜說道。行兵取勝。若似這等神速。雖橫行天下。有何難哉。遂與諸將定計西向。謀取長安。此時晉陽精兵已近數萬。唐公又開倉發粟。賑濟貧民。由是丁壯來應招募者益多。旬日之間。軍眾大集。裴寂等乃上唐公官號為大將軍。諸將佐以下。皆受命而行事焉。夫隋以殘刑重斂。困天下之民。叛隋已久。唐公當舉

義之初。首誅佞臣。自餘不戮一人。論使復業。真可謂隋民之湯武矣。雖其尊煬帝。立代王。假借名號。未為正大。然亦足以見神器至重。有不敢遽窺之心。及江都之變。既聞海內之亂。愈熾。然後受禪而登帝位。蓋會其時之易為耳。古語有言。天下啓啓。新主之資也。又曰。摧枯朽者易為力。觀於唐室之興。詎不信哉。

淵帥諸軍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淵女李氏適柴紹者。亦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

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

隰城。即今山西汾州孝義縣。阿城。是秦阿房宮城。在今陝西渭南縣。這一段。是記唐高祖太宗入關破隋的事。此時隋煬帝幸江都。四方盜起。關中無主。唐高祖李淵自太原起兵。既克河西。下霍邑。乃親率眾軍渡河而西。以向關中。那關中士民苦隋之虐政。思得真主。見高祖來。都爭先歸附。就如到市上去的一般。其子太宗世民。分軍徇渭水之北。所到地

方。官吏百姓每與那結聚爲盜的。也都歸附如水之流。止過他不住。其得人心如此。太宗就其中看有豪傑好漢。便收他。以備僚佐。屬官之用。資其謀畧。以濟事功。高祖有女李氏。嫁與柴紹爲妻的。也從鄂縣。散家財。聚徒衆。得精兵一萬多人。親自率領。與太宗會遇於渭北。其夫柴紹先從高祖。李氏却不與他合在一處。乃各自領兵開府。叫做娘子軍。以李氏爲將。故也。臨淄人房玄齡。住隋爲隰城尉。及太宗徇渭北。玄齡杖策至軍門求見。太宗一見。知其爲豪傑之士。便與他情投意合。恰如舊時曾相熟識一般。因銓註他在幕下做記室參軍。掌書檄。贊計畫。引爲謀主。凡軍中事。都與他商議。極其信任。後來遂用他爲宰相。平定天下。玄齡此時亦自以爲遭遇知己之主。盡心竭力。但是知道的。都着實去做。

無一毫推避。其若臣相得如此。太宗引渭北軍。駐劄在阿房宮城。其精壯人馬。有十三萬。收集既多。而號令約束嚴肅整齊。經過去處各守紀律。無有纖毫侵犯百姓者。其行軍有法如此。所以得人心之歸也。大抵高祖之有天下。由太宗爲之子。而太宗之取天下。由房玄齡爲之臣。觀太宗每下城邑。玄齡獨先收人物。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得盡其死力。可謂得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矣。此所以爲貞觀之賢相歟。

法伽直
言受賞

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
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上省表大悅。下詔
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

萬年縣。即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法曹。是縣尉之官。唐高祖初。即帝位。頗有失政。萬年縣法曹孫伏伽。首先上表。進諫說道。人君得天下。易。保天下。難。試觀隋家天下。何等全盛。只因煬帝驕矜。剛愎。遂非文過。惡聞直言。遂致積惡日深。叢怨日甚。所以把天下失了。陛下應興王之運。龍飛晉陽。義師一舉。遠近歸心。其應如響。攻下汾霍。進克長安。未及一年。遂登帝位。只見得取天下。這等容易。却不知隋之失天下。亦不難也。若知隋所以失天下。又

復傲其所為。這便是蹈其覆轍。同歸於亂而已。以臣之愚。謂宜鑒於亡隋之弊。改途易轍。凡君德有愆違。朝政有闕失。務廣開言路。使人人得以自盡。事事得以上聞。庶下情上通。上澤下究。而保天下不難矣。表中指陳高祖失政三事。一件不宜受民間私獻。一件不宜陳百戲散樂於玄武門遊戲。一件太子諸王左右不宜濫用匪人。高祖覽表大悅。乃下詔褒獎。稱道他至誠慷慨。據義直言。因不次超拔。擢為治書侍御史。着他專掌法令。仍賞以絹帛三百匹。以旌其直焉。夫自隋以來。言事者輕則斥。重則誅。以致忠臣結舌。而不敢盡直。士喪氣。而不獲伸久矣。高祖即位之初。首納伏伽之諫。至不吝高爵厚賞。以寵異之。蓋不惟有受善之誠。而因有以作敢言之氣。士懷忠抱義者。孰不感激而思奮哉。此所以能

延攬賢傑。而開有
唐三百年之基也。

李素立
守法

三者所

與天下

共

李素立

不敢奉

詔

授七品

尚要官

以李素

立為侍

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古時用三尺竹簡寫法律於其上。叫做三尺法。唐高祖初年。有一人犯法。以律論之。罪不該死。高祖心裏惱他。不依律斷。特命戮之。於市。那時有箇監察御史李素立進諫說。這三尺律書。乃王者所與天下公共的法。下自庶民。上及朝廷官府。都該遵守。雖天子至尊。也不容以一人之喜怒。而自為輕重。若是可輕可重。無一定之規。這法便可動搖了。法一動搖。那用法的。都得任意以行其私。小民舉手投足。便犯法禁。復何所措其手足哉。况陛下初創大業。將垂法於後人。豈可先自廢棄了這法。便後嗣何所遵守。臣忝為法司。分當執法。此人法不該死。雖有特詔。不敢奉行。高祖聽從其言。自是素立特承恩遇。眷顧非常。唐朝監察御史。是從八品。高祖命該衙門陞授他做七品。清高。又有專權的官。該衙門擬陞

他做雍州司戶。是京兆府官。掌戶籍驛傳等事。高祖說。這官雖當要路。有事權。却繁冗而不清。又擬做秘書郎。是秘書省官。掌四庫圖籍。高祖說。這官雖是清高。却開散而不要。遂陞授他為侍御史。侍御史。從七品臺官。掌糾舉百僚。推鞠獄訟。官秩既清高。又有事權。故特授此官以寵異之。夫素立之執法。高祖之聽言。以定國家之法典。以開朝廷之言路。高祖君臣兩得之矣。

以李綱
孫伏伽

為第一

李綱差
書忠次

唐主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虚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

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

唐高祖欲激勸臣下。使之進諫。嘗考校羣臣的優劣。分別等第。以太子詹事李綱。治書侍御史孫伏伽為第一。一日置酒殿上。大會羣臣。與尚書右僕射裴寂說道。隋家天下。只因為君者志意驕盈。不肯聽諫。為臣者甘心卑諂。不肯盡忠。所以上下相蒙。養成禍亂。遂致滅亡。朕自即位以來。懲隋之弊。凡百舉動。不敢自以為是。每虚心求諫。冀聞直言。然羣臣之中。止是李綱能隨事箴規。頗盡忠款。孫伏伽論事慷慨。可謂誠直。除此二人之外。其餘諸臣諂諛顧忌。猶踵習亡隋之弊風。凡遇事有當言者。都只低頭緘默。俛眉而已。無有吐

通

敬德歸
秦王

一詞建一議者。豈朕所以虚心求諫之意哉。爾等自今必須以李綱孫伏伽為法。斯為不負朕之所望也。夫人君聽諫為難。知人為尤難。蓋切直之諫。雖庸主猶或勉從。而人品邪正之分。非至明者不能洞察也。唐高祖虚心盡下。不惟有聽諫之誠。而某也忠直。某也依阿。又能因迹考心。甄別不爽。則君子既得以日見。小人又無以自容。聽言之道。莫善於此。人主所宜取法也。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

表大意
氣相期

表一時
共事之情

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墮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

公何相
報之速

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唐太宗既破劉武周。他部下的大將尉遲敬德。與尋相等都來降。其後尋相等又逃叛去了。只有敬德未去。諸將恐他也要逃叛。把他拏了。囚繫在軍中。於是屈突通殷開山二人。向太宗讒譖他說。敬德為人驍勇絕倫。今既被囚繫。心裏必然怨望。留着他在此。恐生反意。將來為禍不小。不如殺了他。永絕後患。太宗說。諸將差矣。敬德若有叛意。便當與尋相

一同去了。豈肯留到今日。坐待擒縛。我看他決無此意。即時傳令。釋放了敬德。引他到臥房內。取些金銀賞他。說。丈夫處世。當磊磊落落。以意氣相期許。莫把小小嫌隙。放在意下。我素知你是箇忠良之臣。無有二心。縱是眾人要讒害你。我終不聽信。而加害也。你當體諒我的心。相與戮力匡時。共成大業。不可自生疑慮。你若必要去。我也不敢強留。就把這金銀資助你做路費。以表一時共事之情也。由是敬德感激誓死相從。一日太宗征鄭王世充於洛陽。領五百馬軍出去觀看交戰。地方適登北魏宣武帝陵上。遠覽形勢。不期王世充帥領步卒馬軍一萬多人。忽然奔到。把太宗圍住了。世充有一驍將。姓單名雄信。手持丈八長槍。徑奔太宗。事勢危急。敬德策馬大呼。從旁一槍刺雄信落馬。世充兵見雄

信被刺。稍稍可退。敬德以身遮蔽太宗。殺透重圍。既出之後。又復與太宗領着馬軍殺入世充陣中。如此往來數次。並無敢有阻當之者。少頃之間。大將屈突通統領大軍繼至。把世充的軍馬殺的大敗奔潰。世充僅得單身脫走。斬獲首級一千餘顆。得勝而回。這是敬德單身救主的第一百功。於是太宗對敬德說。公之報恩何其速也。遂賞敬德金銀一箱。以酬其勞。自此恩禮眷顧日盛一日。而敬德因得展盡才畧。以樹功名。後來遂為佐命功臣。封鄂國公。以此見太宗之善用人也。大抵人君御下。莫善於推誠。莫不善於蓄疑。推誠者。雖其寇讐亦將歸心。蓄疑者。雖其親信亦將解體。陳平楚之降將。漢高祖一日得之。遂以為護軍。捐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銅馬羣盜來降。單騎按行諸部。

示以不疑。故能駕馭英雄。興建大業。項籍以蓋世之才。拔山之力。乃意思信讒。雖其骨髓之臣。如鍾離昧。范增之倫。皆以讒見疎。故終以取敗。觀高祖光武。唐太宗之所以與。項籍之所。以亡。則推誠之與蓄疑。其得失之效。相去遠矣。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寢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唐以世

民為天

策上將

秦王開

正公文

孝之十

主簿李玄道。叅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
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
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
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
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
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
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
庫直閭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

八
登瀛

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唐武德四年。此時太宗尚爲秦王。高祖以太
宗首建大謀。削平海內。其功勳甚大。前代官
爵。都不足以稱其功。特爲他置一官。叫做天
策上將。其位加於諸王公一等。乃於冬十月。
拜太宗爲天策上將。開天策府。於府中設置
官屬。太宗旣受此官。見得海內漸次平定。當
親近儒臣。乃開館於宮西。延引四方有文學
之士。使居其中。親出教令。以王府屬官。杜如
晦。記室官房玄鑿。虞世南。文學官褚亮。姚思
廉。主簿李玄道。叅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
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
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
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及信都縣人蓋文達。宋
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共十八人。皆以各人

和與戰
孰利

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每日六人。更
日直宿。供給珍饈飲膳。恩禮極其優厚。太宗
每日朝謁了畢。公事閒暇。輒至館中。引見諸
學士。相與討論文籍。講明義理。或至夜分。方
纔就寢。其親密如此。又使庫直官闡立本圖
畫諸學士的像貌。使褚亮題寫像贊。號稱十
八學士。士大夫得預此選者。時人謂之登瀛
洲。瀛洲。是海外山名。道家說是神仙所居。以
比諸學士榮遇。就如登仙也。夫太宗當天下
甫定之初。即開館延賢。講論經籍。真可謂右
文之令主矣。是以當代誇之以
為盛事。後世傳之以為美談焉。

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遣兵寇原州。
唐主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

恩威兼
者

利太常卿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
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
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
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
從之。

突厥是北虜。可汗是虜中西長之號。并州即
今山西太原府。原州即今陝西固原州。唐高
祖武德五年八月己未日突厥酋長號頡利
可汗者引十五萬騎由鴛門入犯并州地方。
又分兵往掠原州地方。高祖與羣臣計議說
今突厥入寇。本該與他戰。乃又遣使來講和。

又似該與他。和與戰二者。那件便益。太常卿鄭元璠說。戰未免傷損人馬。縱使得勝。彼亦警恨。結怨愈深。不如休兵。與他講和為便。中書令封德彝說。講和固好。然必須先戰而後可和。蓋突厥貪悍喜鬪。如犬羊一般。彼自恃其眾多。輕視我中國。所以敢來為寇。若不與一戰。就聽講和。顯是中國怯弱。不敢與他廝殺。他越發無忌憚了。今雖講解而去。明年又將復來。邊患何時而息。臣愚以為不如因其入寇。出兵擊之。彼驕我奮。其勢必勝。戰既得勝。彼必懼怕我中國。不敢輕視。然後却與他講和。既畏戰勝之威。又感和好之恩。恩威兼著。和乃可久。高祖聽從封德彝之言。其後邊將連破突厥。然後遣鄭元璠責頡利以負約。說之講和。可謂得制御夷狄之術矣。大抵不戰而和。則制和在彼。戰而後和。則制和在

我。致人而不致於人。要使中國常操其柄。且因我之戰。可以益固其和心。因彼之和。可以益修吾戰備禦虜之策。莫善於此。籌邊者所當知也。

射 殿庭習

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

少安 可以 甲國之

王者視四海如一家

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武德九年，此時天下已平，兵革不用。太宗引諸宿衛將士，在於顯德殿前演習射藝，因省諭之，說道：有中國則有夷狄，夷狄侵盜自古為然，不足為患。所患者，只在夷狄不來侵擾，邊境稍寧，此時為君的，恃其治平，安逸遊樂，忘却戰伐之事，不復隄備。一旦虜寇乘間而來，那時措手不及，無以禦之，深足為患。今海內寧靖，汝輩安閑，朕不用汝輩之力，穿池築苑，以供役使，專教汝輩演習弓矢。平居閑暇，無事則操練教習，為汝之師。萬一突厥人寇，則統領出征，為汝之將。庶乎有備無患，中國之民可以稍安。於是每日引領衛士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之前。太宗親臨比試，有那中箭多的，即便賞以弓矢、刀劍、絹帛等物。其所部將帥亦考列上等，論功優處。此時文武羣臣見得殿庭之間，操弓挾矢，甚非體面，又恐萬一狂夫竊發，所繫匪輕。多上章諫止者。太宗皆不之聽。說道：王者父母天下，看着四海就如一家。凡在封疆之內，都是朕之赤子。一般朕常推這一片實心，置在人之腹中，更無一毫猜忌。奈何守衛士卒常在禁地的，也加猜嫌疑忌乎？由是將士聞之，都感激太宗誠信，思自奮勵，不出數年，箇箇武藝精熟，意氣激昂。盡為銳卒，皆太宗教訓鼓舞之功也。夫

天下難安。忘戰則危。人君之於武備。誠有不可一日而不講者。但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師。古者蒐苗獮狩。各以其時。未聞日事簡練。以為威澤。宮洛水。各以其地。未聞引集殿庭。以為便廣。屢細旃。以近有德。未聞狎衛士。以為不疑。况舞干。可以格有苗。蔡弓。可以靖時夏。人主之所當務。尤在增修其文德。有不必專意於武功者。審治體者。當辨於茲。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

設官分職以為民除官豈以新舊為先後

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太宗初封秦王。故稱秦府。其兄建成先為太子。稱前宮。弟元吉封齊王。稱齊府。至是太宗從秦王立為天子。邠舊時在秦府中服事的。人都指望從龍之後。超陞官職。却久不得陞。心中不無翹望。於是中書令房玄齡奏說。這秦府舊人未得陞遷的。都是背後嗟怨說道。

我等幸在藩邸中。奉事主上。日侍左右。經今
多少年歲了。枉自受了許多辛苦。不曾需一
些恩典。今除授官職。反居前太子宫中。及齊
王府中人之後。我等舊人。倒不如那新來的
何也。太宗說。爲人君的。凡事須一秉至公。無
一毫偏私。方纔服得天下的心。况朕與卿等
每日穿的。喫的。都是民間賦稅。件件取給於
百姓。今日設官分職。正是爲着百姓。要使他
得所。必須選擇那有德有才的去做。天下始
受其福。用之先後。乃在賢不肖。不在新舊。豈
以新舊爲先後哉。若必新的果賢。有益於百
姓。就是前宮齊府人。也該用。舊的不肖。無益
於百姓。就是我秦府人。也該用。又何可只
論新舊。捨賢而取不肖乎。今你不論其賢與
不肖。只說舊的。嗟怨。要加意於他。以滿其望。
便是任情輕重。偏私不公。爲政之體。豈直如

是。此我所以不敢把朝廷的官職。私厚我秦
府舊人也。太宗此言。真可謂知治體者矣。蓋
朝廷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故能稱其職。雖
讐不可棄。不能稱其職。雖親不可私。如魏徵
王珪。都是太子府中人。苟棄而不用。何以成
貞觀之治哉。至於房玄齡。實秦府舊人。乃首
擢以爲相。天下不得議其私。可見王道至公。
有意任舊而不擇賢人。固不可。有意避嫌而
故棄舊人。亦不可。諸葛亮曰。吾心如秤。不
能爲人作輕重。此可爲用人之法。

置弘文館
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
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

置弘文館

商確政事

更日宿直聽朝之際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故故字當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這一段是紀太宗重道右文的事四部書是經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類故為四部太宗見得帝王修身治天下下的道理無一件不載之於書乃於弘文殿中聚集四部書約有二十餘萬卷以備觀覽因開館於弘文殿旁叫做弘文館妙選天下能文有學之士使居其中選得記室官虞世南文學官褚亮姚思廉給事中歐陽詢參軍蔡允恭著作郎蕭德言等六人皆各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分為兩班使之輪日直宿每日聽朝畢遇有間隙

之時即延引諸學士入至內殿將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載在經籍者與諸學士一一講論務考究其成法朝廷見行的政事有疑難不決者與諸學士件件商確務參酌以時宜或講論未明商確不的便坐至夜分方纔停止也不以為勞其延訪之勤如此又以秘書藏也在內殿外人得見者少乃取朝官三品已上的子孫充弘文館學生着他習讀秘書講究今古因以諸養人才而為他日之用焉大抵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多不事詩書而國事草創之初亦或未遑教化太宗當在秦府時已嘗開館延賢即位未幾乃又廣收圖籍專精討論下至大臣子孫並使肄習其於詩書教化之祭捲捲如此君德豈有不盛治道豈有不隆者哉。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太宗一日與羣臣計議說盜賊為患何術以禁止之。有一臣議說盜賊肆行而無忌者。由法輕故也。今請益嚴其法。凡為盜的俱從重論。使人不敢犯。盜將自止。太宗乃微笑他說。

民雖至愚。指之為盜。未有不羞耻者。今乃甘心為此。豈得已哉。良由在上的用度不肯節省。往往加派於民。賦稅繁多。徭役重大。那才官吏貪賊需索。又侵漁其間。以致百姓每廢棄生理。變賣產業。衣食不給。一時迫於饑寒。遂不暇顧廉耻。相率而為盜耳。今朕只該反身節欲。自宮中以至於官府。去其奢侈。省其費用。本源既清。自可無暴征橫斂。由是輕徭役。不盡民之力。薄賦稅。不奪民之財。又選用清廉官吏。分理郡縣。愛養百姓。使其安生樂業。衣食有餘。則自然知有廉耻。不肯為盜。又何用重法以禁之乎。太宗只如此行去。纔數年後。四海之內。漸躋太平。道路上或有遺失物件。也無人拾取。人家外面門戶。晚間都不用關閉。那做商賈與行路的。或投不得店家。就在野地裏歇宿。亦絕無盜賊之警。可謂

昇平之極矣。此可見人君欲止盜。不在重法。只在輕徭薄賦而已。然非朝廷之上費用減省。郡縣之間。官吏清廉。雖欲輕徭薄賦。豈可得乎。彼貪官污吏。每假朝廷催科之急。以自恣其囊橐之私。故國賦日增。則國用日侈。而民生日蹙。至於民窮盜起。而後救之。亦晚矣。然則太宗選用廉吏。一言尤弭盜者。所當留意。

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

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深鑒前代昏主縱欲敗度。不恤小民。以致喪身亡國之禍。嘗與侍臣說道。君之與民。本同一體。君之安危繫於國。國之安危繫於民。民安而後國安。國安而後天位可以常保。故君雖貧。不可以剝民而求富。若刻剝乎民。以奉養乎君。就如割自己之肉。以充自己之腹。腹雖因啖肉而飽。却不知肉盡而身亦隨以亡。君雖因剝民而富。却不知民貧而國亦隨以亂。故人君之禍患。不在夷狄盜賊自外而來。常繇縱耳目快心志。自身而出。夫耳目心志。其欲無窮。欲心既盛。則將窮奢極侈。無所不為。其費用必廣。費用既廣。則常賦不足。以供。必將額外科求。其賦歛必重。賦重則民不堪命。而有愁苦之心。民愁則國本以搖。而

有危殆之勢。國既危，則君不能以獨安。而喪亡無日矣。原其初，只由縱欲一念所致。其禍真可畏也。朕常以此內自思省，惟恐侈心一萌，貽禍不小。故寧樽節以省費，不敢縱欲以病民。庶幾保民以保國，保國以保身焉。大抵人君縱欲而不恤民，只緣不見得有亡國之禍耳。若夏桀知亡，必不尚瓊宮之華；商紂知亡，必不貪鹿臺之富。唯蔽於欲而不悟，故陷於禍而不知。人主誠能清心明理，見禍於未形，則一切肆情縱意之事，自然知所警惕，而不肯爲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在居安思危者所當知也。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

上書
之於壁

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太宗卽位之初，日夜留心治理。一日對司空裴寂說：近來羣臣多有進上章奏，陳說政事的，其條件甚多。朕恐一時覽過，未得其詳，無益於治，所以凡有章奏，都將來粘在屋壁上，使出入之際，常在目前，得以思省觀覽，反覆詳審。但有切於身心的，便自家體察。有關於政治的，便隨事施行。未嘗輕忽過了。朕又每每思量平治天下的道理，或至夜深，方去歇息。卿等爲朕的輔佐，亦當各效忠誠。恪勤職業，以稱朕今日所以孜孜求治的意。庶幾上下同心，而治理可得也。夫太宗之勤於政理如此，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

言受賞
魏徵直

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太宗鑒於隋朝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於是奮厲精神。勤求治理。兢兢業業。常恐所行或不當於人心。乃時常召引諫議大夫魏徵。進入臥房內。密地裏訪問他。朝廷近日所行。那件停當。那件差失。蓋使他進在內殿。可以從容盡言。又有事關機密。不敢顯言的。亦得以密切上陳也。魏徵是箇忠直的臣。又感激太宗親信他的意思。於是一切政事。但知道的。無不盡言。其行得是的。便說不是。以將順其美。或行得不是的。便說不是。以匡救其失。無有隱諱。無有避忌。太宗都欣然無忤。一一嘉獎而聽納焉。大抵人君挾崇高之勢。雖行有得失。而過每難於上聞。人臣懷畏懼之情。雖意欲箴規。而言每難於自盡。故明聖之主。務開之

使言。引之臥內。以示其親。賜之嘉納。以行其說。然後忠直之臣。得以自遂。過失日聞。而人主益見其明聖。若太宗者。可以爲後世法矣。

上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門令史。是執掌門籍之官。民部尚書。卽今戶部尚書。此時天下初定。法令疎簡。各衙門官吏。多有貪贓壞法者。太宗深以爲患。要設法禁止。乃暗地裏叫左右的人。假托事故。將錢帛去餽送各衙門官吏。以試驗之。有箇司門令史官。受了絹一匹。太宗就要拏來殺了。民部尚書裴矩進諫。說道。爲吏貪贓壞法。加以死刑。誠當其罪。但置人於法。必須繇他自作自犯。乃服其心。今陛下使人將錢送他。他貪圖接受。分明是賺哄他入法網之中。而故陷之於死地也。恐非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蓋王者禁人爲非。必先正身修德。引導之於前。導之而不從。又有紀綱法度。整齊之於後。豈有設計用術。誘人犯法。而加之罪者乎。太宗嘉納其言。乃宣召文武五品已上的大臣。告之說。人臣於君上之過。力爭

者。少面從者多。裴矩因朕要殺受絹的令史。當朝堂之上。能持正據法。盡力諫諍。不肯唯唯諾諾。務爲面從。儻朕每事所行。都得人匡正如此。則舉措必然合宜。人心必然悅服。何憂天下不太平乎。按隋文帝患令史贓汗。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於時讒構橫生。枉濫殊甚。太宗親承其弊。而不能變。又從而效之。豈不誤哉。然隋文帝不用馮基之言。太宗能聽裴矩之諫。而興亡頓殊如此。論治者宜於此究心焉。

太宗皇帝

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勸高祖起義。晉陽。削平羣盜。代隋而有天下。初封爲秦王。後高祖以其功大。遂立以爲太子。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廟號太宗。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

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

太宗不
敢忘本

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

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

文武之
用各隨

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

真府

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此時高祖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號為貞觀。貞觀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羣臣。樂工承應奏秦王破陳之樂。太宗與羣臣說道。朕往時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專征伐。

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強敵。故民間有秦王破陣的歌曲。今因而潤色。以為樂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舞。雖發揚蹈厲。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實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業出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製為樂舞。庶使後世觀者。知朕創業之艱難也。那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進說。陛下以神武定海內。削平禍亂。弘濟蒼生。區區文德。豈足比擬。太宗面折他說。天下方亂。戡定固須用武。王業既成。持守尤當用文。文武兩件。不可偏廢。而時變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隨其時耳。非有輕重於其間也。卿乃謂文不及武。豈天下獨可以武治乎。這話差矣。於是德彝自知失言。叩頭謝罪。自古說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如天道陰陽一般。春夏雖陽氣用事。然未嘗無陰。秋冬雖陰氣用事。然未嘗無陽。二者相濟而後不

偏。故陸賈對漢高帝說。馬上得之。豈可以馬
上治之。夫戡亂之時。固宜用武。亦必濟之以
文。守成之時。固宜用文。亦必濟之以武。昔成
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猶惓惓以克
詰戎兵。張皇六師為言。此老成
之長慮。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勅令自首不首者死未

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

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勅者出於

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

法 聖賢據

國家布

人信於

天下

忍小忿

而存大

信

天下無

冤獄

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

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

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

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太宗以刑獄至重掌

法貴於得人乃選擇羣臣之中見兵部郎中

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為法司遂擢用他為

大理寺少卿此時士人選官者多詐冒恩蔭

濫授爵級太宗深惡其弊乃降勅禁革凡官

員詐冒者准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論死未及

幾時遂有犯詐冒事覺者太宗就要拏去殺

如涌

方罪不該死。太宗怒說。卿所言者雖是法。但朕已有勅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豈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說。勅書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則從輕。怒則從重。不可為常。至於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減。怒不可得而加。乃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確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惡選官詐冒者多。激於一時之怒。故要殺之。既而知非正法。復斷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時之小忿。而存國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豈可任情而廢法。乃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說。朕所憂者常恐行法不當。人心不服。卿能執法如此。則輕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復何憂。戴胄自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當處。前後犯顏諫爭。言泉一無所隱。太宗鑒其忠直。所言都允。

從之。自是法令畫一。天下刑獄悉歸平允。無有冤枉之民焉。於此可見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撓於人主之威。太宗能虛已受言。而不泥於已成之說。君明臣直。兩得之矣。但國法固所當重。而王言亦不可輕。惟詳審於制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於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則有法以為整齊之具。有勅以寓鼓舞之權。固有交相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廢之患哉。此議法者所當知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

入無所
入如器

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

太宗以致治在得賢。而賢人或伏於下僚。或遺於草野。朝廷不能盡知。乃詔朝臣各舉所知。以備簡用。嘗命右僕射封德彝着他舉薦賢才。他只應承了。終無所舉。太宗問其故。德彝對說。臣非不盡心訪求。但一時未有奇才。可應詔命者耳。太宗責他說。人的才能。各有所長。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長。豈可苛求責備。且天之生賢。何代無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來致治之主。都賴賢臣。豈果從異代假借來用也。只取於當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識見淺陋。不能知賢。何可盡誣一世之人。以為無賢可舉乎。於是德彝羞愧而退。嘗觀賢不肖之相引。各以其類。故惟賢然後能知賢。亦

惟賢然後能舉賢。德彝本邪佞小人。何可以此望之。蓋小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忌其形已之短。是一件。惡其不為己之黨。是二件。恐其以正直觸忤人主。為己之累。是三件。至於不知而不舉。此其罪猶薄也。然則知人之難。又何以責於封德彝哉。可見人主之明。尤在辯奸。奸人遠而賢者進矣。

天喻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彘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

命京官
更宿中
書內省

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太宗因評論弓矢。而有感於治道。一日對太子少師蕭瑀說。朕自少喜好弓矢。嘗挑選好弓十數。收藏愛惜。自謂材幹堅勁。造作精工。無以復加。近日取出以示弓匠。匠看了。乃說這十數張弓都不是美材。朕問其故。弓匠對說。弓之好友。全以木心為主。木心正直。則脉理皆直。而發箭亦直。若木心不直。則根本之地。先已不正。那脉絡紋理。都一順偏邪。去了。縱然筋膠纏束。極其堅勁。終是發箭歪邪。難以中的。如何叫做好弓。朕聞其言。方纔覺

悟我嚮者辨認弓矢。徒識其粗。未識其精也。夫朕以弓矢平定天下。弓乃手中常用之物。於其邪正好。及辨識猶未能盡。况於天下這等廣闊。民情世務。這筆可繁冗。以朕一人之身。耳豈能盡聞。目豈能盡見乎。乃命京朝五品以上官員。分爲班次。在於中書內省。輪日直宿。時常引至御前。問以治道。凡閭閻小民。或衣食不足。或賦役不均。一一問其疾苦。朝廷政事。某件所行者是。某件所行者非。一一問其得失。蓋惟恐幽隱細微的去處。識見不到。易致過差。故虚心博訪如此。夫工人所論者。弓矢。而太宗遂有悟於治道。於此見至理可觸類而旁通。人君當隨事以致察。故周武王因刀劍而作省躬之銘。齊桓公因斲輪而得讀書之喻。皆善觀物理者也。然以太宗之明敏。能因識弓未盡。悟義理之無窮。而不能因

本心不直之言。恬諷諫之有在。則信乎聽言察理之難矣。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灼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太宗以至誠治天下

太宗時有一人上書請斥去朝臣之邪佞者。太宗問說。今朝臣邪佞的是誰。其人對說。臣伏在草澤。豈能明知朝臣中那箇是邪佞。只在陛下自察。願陛下與羣臣談論間。或假做惱怒。試看衆人如何。那執守理法。不屈意以徇上之怒的。便是直臣。若畏雷霆之威。不敢執奏。而阿順旨意的。便是佞臣。這辨之也不難。太宗說道。譬之流水。君是源頭。臣是流派。水之清濁。都在源頭出處。若本源渾濁。乃要末流清徹。不可得矣。今陽怒以試羣臣。是君自爲詐也。又何以責臣下。使去詐佞而爲正直乎。朕方要推赤心置人腹中。以至誠治天下。彼此都無猜疑。纔好。嘗見前代帝王如魏武帝之流。好用權謀。籠詐小小術數。接遇臣下的。以爲此非王道。常竊羞耻而不爲。今你這試佞的計策。雖是巧妙。朕却自有箇蕩蕩

平平的道理不依此行也。按太宗此言。深得為君之大體。夫君德貴明不貴察。明生於誠。其致至於不忍欺。察生於疑。其弊至於無所容。蓋其相去遠矣。是以自古哲王。冕旒蔽目。而視不下於帶。黼纁塞耳。而聽不屬于垣。凡以養誠心而存大體也。不然則耳目所及其能幾何。而天下大奸必有遺於權數之外者矣。太宗至誠一語。實萬世御臣之法。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瑤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自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

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瑤謝不及。

脩字解作長字。太宗嘗與侍臣評論前代興亡之由。說道周家享國八百餘年。秦傳至二世而亡。運祚長短。何不同如此。太子少師蕭瑤答說。國運之脩短。繫於人心之得失。周之時。商紂無道。毒痛四海。武王吊民伐罪。為天下除害。故人心歸之。秦之時。周命未改。六國相安。本無可滅之罪。始皇恃其強暴。因而殄滅宗周。吞併六國。夫失人心。其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所以周享國之長。而秦享國之短也。太宗說。公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周與秦雖同以征伐得天下。然周得天下之後。却增脩仁義。而德澤有加。秦得天下之後。乃

益崇尚詐方。而殘刻愈甚。是其得天下。雖同其守天下。則異。所以國運有脩短不同。寔由於此。蓋守天下。與取天下。不同。取天下者。時當戡定。禍亂。容可兼用。智力稍違。事理及得天下。而守之。時當整飭。大平。則宜純用仁義。於道理。不可不順。周逆取。而順守之。故其享國也長。秦既以逆取之。又以逆守之。欲享國之長。豈可得乎。蕭瑀聞言。大服。頓首稱謝。自謂識見。不能到此也。按周秦脩短之論。蕭瑀固為失之。太宗亦未為得也。蓋湯武順天應人。固不可謂之逆取。而始皇以不道取天下。亦豈能以順守之。二說胥失之矣。竊謂周之立國。謨烈之貽。所以佑啓者遠。世德之求。所以繼述者善。四友十亂之臣。所以輔佐者良。是以祖孫一德。臣主一心。享國久長。有繇然也。秦尚法律。而棄詩書。踈扶蘇。而寵胡亥。逐

魏徵願為良臣

忠良

臣

士而任斯高。父子君臣。同惡相濟。如此。豈能久乎。論周秦者。宜於此合。而觀之。始得。

魏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堯逢比干。而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賜絹五百疋。

良臣。是能稱其職。不負委在的。忠臣。是能盡其心。不避誅戮的。魏徵既諫。太宗以君臣之間。宜盡誠相與。不當存形迹。太宗悔悟。於是魏徵再拜說道。臣幸得奉事陛下。遭遇聖明。願只使臣做箇良臣。莫使臣做忠臣。太宗問說。忠臣良臣。都是一般。有何分別。魏徵對說。

這兩樣臣都好。只是遭遇不同。却關係人主的明暗。國家的治亂。如唐虞之時。稷契臯陶。遇堯舜聖明。君臣同心。可否相濟。臣安守職業。君坐致治平。四海推戴。萬世傳頌。共享尊榮之福。這便叫做良臣。夏商之時。龍逢比干。遇桀紂昏暴。不忍坐視。欲行匡正。當面辯折。當廷諫諍。以致忤旨。觸怒。身受誅戮之慘。而無救於國之敗亡。這便叫做忠臣。良臣上下俱受其福。忠臣上下俱受其禍。所以但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於是太宗喜悅。賜絹五百匹。以褒寵之。觀魏徵此言。非不知忠良之一道。蓋以意主於警動人君。使省身克己。立於無過之地。虛己受人。不違廷諍之言。則人臣無忠義之名。國家亦何至有危亡之禍乎。若人臣之義。事不避難。為忠為良。隨所遇而安之。又何擇焉。然觀稷契臯陶身勤其職。而

利在國家。名歸主上。龍逢比干。無補於國之亡。益顯其君之過。而身享其名。則知為良臣者。乃其本心。而為忠臣者。非其得已也。又豈可以忠良過於分別。議魏徵之言哉。

奏事必

假辭也

見形必

資明鏡

知過必

待忠臣

宜用此

為戒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復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為戒。事

有得失無惜盡言。

太宗為入神米英毅可畏。羣臣有事入奏。望見他顏色者。都恐怖倉皇舉止失措。太宗曉的如此。後來每見人奏事。必霽威嚴。降辭色。屈意假借。以開導引誘。求聞規諫之言。其務盡下情如此。嘗與公卿大臣說道。人之面貌不能自見。必資明鏡。乃見其形。君之過失。不能自知。必待忠臣。乃知其過。設使為君者。自矜才智。不納忠言。為臣者。阿意逢迎。惟知順占。將見主驕國亂。為君者。必不能保其社稷。君既失國。為臣者。豈能獨保其身家。就以陪家觀之。如內史侍郎虞世基等。因煬帝惡聞直言。曲意奉承。極其卑諂。只圖諛悅取容。保全富貴。及宇文化及作亂。煬帝被弒。世基等一併就誅。此時身且不保。富貴安在。公等在

今日莫說朝廷清明。可以相安無事。宜以隋之君臣為鑒。凡朕所行的政事。某件停當。某件差錯。務要一一盡言。無所吝惜。庶乎在朕得知其過。在公等得盡其忠。君臣始終相保。豈不美哉。夫人臣莫不願忠。而言每難於自盡者。惟恐犯顏色。觸忌諱而已。今既假之以辭色。而導之使諫。又申之以鑒戒。而勸之使忠。則小臣不萌畏罪之心。而大臣不懷持祿之念。國家之福。莫大於此。若太宗者。真可以為萬世人君之法矣。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入以利已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

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這一段是記太宗以節儉倡率羣下的事。太宗嘗對公卿大臣說道。昔日大禹為司空時。用許多人力。鑿山通道。以疏治洪水。勞民亦甚矣。然而民皆歡忻趨事。無有毀謗怨讟者。蓋知禹不是為自己的事。誠以那時洪水滔天。必須疏鑿。然後民得安居。粒食。要與百姓每同其利。故人都知道勞我乃是利我。所以雖勞而不怨也。秦始皇營造阿房等宮。其用民力。也不過是鑿山治水。這等勞苦。然而民皆怨憤離叛者。蓋秦皇不是為百姓。只為自

己。要廣大宮室。乃至竭民財力。不恤天下之困窮。以侈一人之居處。所以民不堪命。而怨叛也。夫宮室衣服。件件要靡麗珍奇。人情誰不願欲。但一人之身。居處用度。所需幾何。但取適體便了。若縱其情欲。而不知止極。為瓊宮瑤臺。則必為錦衣玉食。為錦衣玉食。則必極聲色。玩好。內蕩其心志。外竭其財力。民心怨叛。而危亡立至矣。此秦之往事。可鑒者也。朕嘗欲營造一殿。估計財用。都已完備。便可興工。因鑒於秦事。不欲啓此禍端。即時停止。凡爾王侯公卿以下。各宜體悉朕這防患的意思。務要屏絕靡麗。斥遠珍奇。以贊成節儉之治。不可相與驕奢。而自縱也。太宗諭公卿如此。自是以後。君臣上下。悉事儉約。二十年間。海內風俗。盡變而為素朴。所穿衣服。惟用布帛。絕無錦繡。民知樽節。物力自然有餘。那

剖身藏珠

貪愛珠喻

官府帑藏。與民間私蓄。公私所在。無有不豐。富給足者。此節儉倡率之效也。昔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今太宗亦鑒秦人之敝。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營。蓋樽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室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著。願治之主。宜知所務矣。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

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

西域。即今西番地方。受賕。是貪贓的官吏。太宗一日問於侍臣。說道。吾聞西域國中有販寶的胡人。得了寶珠。恐怕收藏不密。乃剖開自己身子。將珠藏在裏面。有此事乎。侍臣答說。誠有此傳聞之言。太宗說。今人聞說此事。無不笑其愚者。說他止知愛珠。而不知愛惜性命也。以我看來。世之為官吏者。因接受賕私。而觸犯刑法。為帝王者。因縱恣奢欲。而喪亡國家。其見小利而不顧大害。比之賈胡剖身藏珠。豈不同一可笑乎。諫議大夫魏徵答

說。陛下此言。比方最爲切當。臣聞昔者魯哀公曾與孔子說道。人有性好遺忘者。一日。家將他妻撇下了。也不記得。其好忘。一至於此。孔子答說。這還未甚。更有甚於此者。如桀紂之荒淫暴虐。至於喪身而不悟。是將自家的身子也忘記了。則那徙宅忘妻者。又何足怪乎。桀紂之忘身。甚於徙宅忘妻。正如陛下所言。帝王狗奢欲而亡國。無異於剖身藏珠者也。太宗嘉納其言說。公所言者良是。朕與公等同有國家之責。當時常照管此身。盡心竭力。交相輔導。務期保身保國。庶免爲後人所譏笑焉。夫人雖至愚。未有不愛其身者。雖至狂惑。未有不忌其身者。惟此心一爲奢欲所誘。使人貪冒而無忌。流蕩而失歸。故剖身不足。以喻其愚。亡妻不是。以比其惑也。惟夫明王研幾於未動。窒慾於未萌。遠伐性之斧斤。

防迷心之鳩毒。是以常敬畏。則常保愛。常警惕。則常不忘。身享尊榮之休。國被太平之福也。君天下者。尚其念之。

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饑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這一段是記唐太宗以誠信待夷狄的意思。此是北虜突厥衰亂，十五部皆叛。又值饑荒，戎狄之俗不食五穀，專恃羊馬爲生，故其興衰只看那羊馬如何。羊馬蕃盛是他興的時候，羊馬消耗是他衰的時候。今見突厥國中人民饑餒，羊馬瘦損，這正是他衰弱將亡的證據。算來不過三年，必爲我擒。太宗道他說的，是朝中羣臣因此多勸太宗趁這時候出兵擊破突厥。太宗說：王者之待夷狄，當以至誠，不可見小利而失大信。今我初與突厥盟誓，不相攻擊，他既不來犯我，乃無故與兵，背了盟約，便是不信。他國中人饑畜瘦，這是天災所當憫恤。今乃幸其如此，遂因以爲利，便是不仁。他有將亡之兆，這等危急，我乃乘其危而擊之，縱能取勝，不過欺他衰弱，非我兵

力能制其死命也。便是不武。今莫以他羊馬一時稍損，便謂可擊。就使種類部落都已離叛，羊馬等畜無復存留，朕終不出兵擊他。益王者之師，聲罪致討，今突厥不曾犯邊，有何罪惡可指爲名，必待其背盟侵犯，自取滅亡，然後興師以討其罪，豈不名正言順。堂堂平爲帝王之義舉哉。太宗此言，深得中國之大體。使外夷聞之，亦當心服。邊將知之，不敢邀功。此所以終能雪耻除兇，致頡利之請朝，而貽邊境無窮之利也。

二年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十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

八主兼
二前明

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貞觀二年，太宗問於魏徵，徵說道：自古帝王有明哲者，有昏闇者，却是何為而明，何為而闇？魏徵答說：君德之昏明，繫於下情之通塞。明君公耳目於天下，而兼聽衆人之言，所以開見廣博，而日進於聰明；昏君寄耳目於嬖倖，而偏信一人之言，所以聰明壅蔽，而遂流於昏闇。昔者帝堯虛懷訪治，下問小民，故當時恃險不服，如有苗那樣的叛國，道即上聞，而

不能逃征討之師，帝舜明四方之目，達四方之聰，故當時蠹國害民，如共工、鯀、驩、兜，那樣的凶人，隨即敗露，而不能免放殛之罪。這是兼聽則明的証驗。秦二世偏信趙高，羣臣莫敢言事，遂成望夷宮弒逆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納了東魏叛臣侯景，自取臺城饑死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為盜賊不足憂，後宇文化及引兵犯御，尚自不知卒死於彭城西閣之下。這是偏信則闇的証驗。以此觀之，人君之患，全在偏聽。若能兼聽羣言，廣納衆善，則耳目衆多，那嬖倖之臣，不得專權擅寵，以壅蔽人主之聰明。而凡民情休戚，國事安危，件件得以上聞矣。太宗以其所言深切治體，遂稱美而嘉納之。大抵君德固以兼聽為明，而兼聽尤以虛心為本。所謂虛者，高明廣大，無一物以遮隔之。如太虛然，乃所謂虛也。

大行皇帝
憚天人

誠致治
之要
慎終如
始

間之以嗜慾則非虛。參之以意見則非虛。人君平日必須講學窮理。誠意正心。以預養其靜虛之體。然後本源澄澈。而視聽不淆。不然中無受善之地。而外飾兼聽之名。雖發言盈庭。何益於治哉。此明主所當留意也。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這一段是記太宗君臣相儆戒的說話。太宗一日對侍從等官說。常人只說為天子的前以

人居天下之上。極其尊崇。凡事皆得自繇。無所畏懼。忌憚朕的意思。却不是這等。蓋天子上奉皇天。下臨羣臣。頂戴的便是皇天。無一處不鑒臨。我何敢不畏懼。環列的便是羣臣。無一人不瞻仰。我何敢不敬憚。每思若德或未盡脩。庶政或未盡舉。上莫逃於鑒觀。下莫掩於瞻視。兢兢業業。戒謹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尚恐怕所行或悖天理。不合皇天之意。或拂人情。不副衆人之望。獲罪於上下。而不自知。殊未嘗無所畏憚也。魏徵對說。人君為治。最患恃其尊貴。上不畏天之譴責。下不憚人之非議。以致驕奢縱逸。無所不為。今陛下上畏皇天。下憚羣臣。如此敬慎。天下自然太平。誠致治之要也。但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常存兢兢業業的心。日慎一日。到久後時。亦如今日。則天常眷佑。人常

謂利未
請入朝

喜且

愛戴。這等纔好。毋使倦心。一萌漸不克終。以負今日之言也。按太宗這段說。與大禹告帝舜。傲戒之謨相同。不獨尋常人主。當置於座右。蓋自古聰明聖哲之君。益多傲懼憂危之意。其德愈盛。其心愈下。其業愈廣。其意愈謙。其時雖無虞。其自視常若天怒人怨。而危亡之立至者。此二帝三王所以長治久安。而萬世稱隆也。若桀紂狂愚。謂人莫已若。謂天不足畏。遂以一人縱於民上。自取滅亡。為後世笑。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謂利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此時突厥頡利可汗。以部落多叛。要內附中。國乃上表求請入朝。太宗與侍臣說道。向日突厥疆盛的時節。他部下挽弓騎射之卒。約有一百萬。憑恃其眾。欺陵我中國。意得志滿。因此驕縱。殘害十五部落。大失眾心。今自求歸附。非其眾叛親離。力困勢窮。安肯降順如此。朕聞此事。又且懼喜。又且警懼。所以懼喜。為何。蓋邊境不安。全是北虜為害。今突厥衰弱。不來侵犯。則邊境小民。得以安寧矣。豈不可喜。所以警懼。為何。蓋突厥失民。歸於驕

祖孝孫
作唐雅
樂
聖人緣

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

恣無道所致朕或行政失道他日民心背叛國勢衰微也將與突厥今日一般豈不甚為可懼乎卿等宜體朕此意凡朕有識見不周舉動不一的去處須要苦言極諫以助朕之不及不可緘默自全陷朕於失道之地也夫抵人主撫有天下莫不喜盛強而懼衰弱然衰弱之形每伏於盛強之日故不人能懼禍於已然而不能懼禍於未然也唯聖王憂深慮其弱是以兢兢業業常存而盛強可常保也易經有示危者保其安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大宗因突厥入朝而懼其意實本諸此

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樂在人
和不在

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伴侶曲。玉樹後庭花。都是樂曲名。初唐高祖
 命太常少卿祖孝孫定樂律。孝孫以為梁陳
 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
 北。考以古聲。為有唐一代之正樂。呼做雅樂。
 至是奏之。太宗因與羣臣議論說。自古聖人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不過託之儀文器數。以
 制人之情。宜人之和。設行教化而已。若論政
 治之隆盛衰替。豈繇於此。御史大夫杜淹說。
 近代齊後主將亡。作伴侶曲。陳後主將亡。作
 玉樹後庭花。這兩般歌曲。其聲音悽切。正所
 謂亡國之聲。哀以思。那時行路的人聽得也。
 都悲哀流涕。可見樂音有邪正。而人心之哀
 樂隨之。如何說治之隆替不由於此。太宗說
 你這話不是。蓋樂之聲音能感動人。故喜樂
 的人聽得便喜。悲憂的人聽得便悲。這悲與
 喜乃在人心。不在於樂。你說齊陳二曲。能使

行路悲泣。蓋以國之將亡。其政暴亂。那百姓
 每愁苦無聊。心裏先自悲切。所以一聞樂聲。
 便不覺悲慟耳。如今這兩般歌曲。都在朕討
 取來。奏與你們聽看。你們悲也不悲。可見哀
 樂只在人心。不由於樂也。尚書右丞魏徵進
 說。古人有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這是說禮樂自有箇本原。那
 玉帛鐘鼓。乃儀文器數之末。未可便叫做禮
 樂。可見樂只在人心。和樂不在聲音。誠如聖
 諭。這太宗魏徵之言。誠為探本之論。自古說
 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又云。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此樂之所由
 起也。向使寬政。緩刑。輕徭。薄賦。四海之內。靡
 不忻鼓舞。而頌聲作。天下之樂。莫大於此。不
 則雖日奏以威英。韶護亦何補於治哉。世儒
 不達。而拘拘於累黍尺度之間。以求所謂十

二律者，陋矣。

養稂莠者害嘉穀

上謂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這一段是記太宗慎重赦宥的事。喑啞是忿氣不得伸說。稂莠是害苗的草。太宗一日與侍臣說道。赦宥罪過。固是朝廷曠蕩之恩。但刑法之設。本為禁治小人。保安君子。若頒放詔赦。則為惡者得以脫網。良善者不免受害。此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縱有時而赦。

亦只可偶一行之。設使一年之間。兩次放赦。則小人得志橫行。而良善之人。吞聲忍氣。就如喑啞的一般。有屈而不得伸矣。豈非君子之人。不幸乎。蓋君子之有小人。就如嘉穀之有稂莠。治田者。必鋤去稂莠。那田苗纔得茂盛。若留着稂莠。則草盛苗荒。反為嘉穀之害矣。治百姓者。必須除去姦惡。那良民始得安生。若釋放有罪。則強欺弱。衆暴寡。反為良民之賊矣。所以朕自即位初年。大赦之後。至今以來。不欲頻數放赦。正恐小人恃有此恩典。以為脫罪之地。遂恣行暴橫。輕犯刑章。則赦宥愈頻。犯法者愈衆。不但君子以為不幸。便是那為惡的也。無所懲創。改悔亦非小人之福也。朕所以不欲數赦者。為此按舜典有云。眚災肆赦。蓋言人有過誤。不幸而犯罪者。則放赦之。其餘不繫赦也。後世大赦之令。不問

罪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槩赦除。甚至著以為令。國有大慶。則赦。行大禮。則赦。失議。赦之。本意矣。却不知恩。可以矜愚民。不可以惠奸宄。令可以權一時。不可以為常制。執此以議。赦則法既不弛。恩又不濫。自然刑清而民服矣。何至以赦為禁哉。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

百鵲合歡如腰鼓
瑞在得

得賢

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兩株樹其幹與枝連合為一叫做連理木太宗近見羣臣屢上表章稱賀祥瑞蓋見一希有之物遂以為治世之徵也然治莫如堯舜亂莫如桀紂若為君者能寡欲省費使天下百姓每飽煖安樂就是那時候無一件祥瑞也不妨為堯舜若縱欲廣費使天下百姓每憂愁怨恨就是那時候徧天下盡皆祥瑞也不免為桀紂且如後魏之世處處都產連理的木與白色的雉雞瑞物極多當時吏人只把連理木當柴燒烹煮那白雉而食之其瑞物之多如此然此時竊據分爭生民塗炭豈是至治之世可見世之治亂不係於祥瑞之有無則今日縱有祥瑞何必稱賀史臣因記那時曾有白鵲結構窩巢在寢殿上其巢兩

箇合而爲一。有合歡之形。又兩頭大。中間小。恰似那樂器中腰鼓的模樣。左右侍臣都說道。世間少有白鵲。又少有合歡之巢。今在寢殿。實爲祥瑞。理當稱賀。太宗說。我嘗笑隋煬帝酷好祥瑞。其時衛尉高德儒。遂指野鳥爲鸞。以欺之。君愚臣諂。卒以亡國。夫國之祥瑞。在於得賢。堯舜得岳牧。元凱。故成唐虞之治。桀紂有龍逢。比干。而不能。用。故喪夏商之業。人君得賢。纔是可賀的事。若一鵲之奇。一巢之異。何關於國。而稱賀哉。遂令撒毀其巢。縱放那鵲於野外。以示不尚祥瑞之意。按太宗瑞在得賢一言。可謂超世之見。蓋天之生賢不數。君之求賢甚難。得則政事墮。百姓困。而天下治平。不得則政事墮。百姓困。而天下擾亂。賢才之得不得。關天下之治亂。這纔是真的祥瑞。然非人主有知人之明。則得者未必賢。賢者未必得。譬之指菌爲芝。視麟爲怪。其失遠矣。此又不可不知。

必賢。賢者未必得。譬之指菌爲芝。視麟爲怪。其失遠矣。此又不可不知。

突厥寇邊。朝臣或請脩古長城。發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脩邊塞乎。

太宗時。突厥頡利擁兵犯邊。朝中羣臣或請脩葺古時所築的長城。發民丁乘守沿邊屯堡亭障。以備虜寇。太宗說。今突厥國中。盛夏降霜。六畜多死。災異相因。其酋頡利不務恐懼脩省。以德贖災。乃更爲暴虐。日甚一日。又與其親族突利可汗內相攻伐。此其滅亡。近

在朝夕。豈能久存。朕方選將厲兵。乘此天亡之時。爲你每滅此殘虜。掃清沙漠之地。使華夷一家。永無邊患。又何用重勞民力。遠修邊塞乎。這是太宗審時度勢。自信其兵力足以制之。故其言如此。若論守國禦夷之道。則修城垣。乘障塞。乃其先務。故周平穰。狄城彼朔方。詩人美之。秦築長城。雖毒民於一時。而使匈奴不敢南向。萬世得因以爲利。此乃中國之備。不因夷狄之盛衰。以爲興廢者也。籌邊者宜留心焉。

十月。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徵入朝。論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

知人

太宗不
知文宣

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上曰。然。曩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以爲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霽威。

貞觀二年十月。太宗以交趾邊郡。兼領諸蠻州。非文武全才。不能鎮撫。徧求其人。得瀛州

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堪任此職。遂徵召他入朝。親諭他說。交趾地方。久不得人。須卿往彼鎮壓撫安之。祖尚領命。拜謝而出。既而自悔。不欲行。推說有疾。去不得。太宗必欲他去。遣廷臣杜如晦等宣諭旨意。祖尚再三左辭。終不肯行。太宗大怒說。君為臣綱。隨其所使。無不從命。纔是政體。今我要使一人。而人不聽命。後將何以治人。遂斬盧祖尚於朝堂。以警戒百官。少頃。又復追悔。已無及矣。一日與侍臣論北齊文宣帝是何等人主。魏徵答說。文宣帝貪酒嗜殺。雖是箇狂暴之君。然事有不可。臣下或與他爭辯。若自己理屈。便肯聽從。如青州長史魏愷。改光州不行。以其辯說有理。竟不加罪。這一節也可取。太宗說。委的。是如此。朕因此自反。往時盧祖尚違命不肯行。雖失人臣之義。然其罪不至死。朕遽殺之。

未免太暴。由此言之。朕似不如文宣矣。遂命復盧祖尚原官。與恩蔭。以示悔過之義焉。從魏徵之說也。魏徵的容貌。雖不過與尋常人一般。而有瞻氣才略。善轉回人主的意思。每觸犯顏色。苦心諫諍。或遇太宗怒甚。羣臣震恐。魏徵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太宗亦往往為之霽止。威嚴以從之。此雖魏徵回天之力。而從諫弗拂。則太宗之明達。尤常情所難也。然人臣事主。貴於有忠愛之實意。積至誠以感動之。則雖剛暴昏暗之主。亦未有不可以理喻者。况明哲如太宗者乎。嘗考魏徵本傳。言其忠諫懇至。嘗勸太宗者乎。嘗考魏徵本傳。堯舜為耻。則其忠愛之誠。孚於上者久矣。豈徒以其有膽略而已乎。故人君以從諫為聖。事君以勿欺為本。

上曰。為朕養民。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都督。是唐時各路總管官名。如今之巡撫都御史。刺史。是唐時各州太守官名。如今之知府。太宗說。國以民為本。為朕惠養斯民。使之得以安生樂業者。唯在各路都督。與各州刺史。這兩樣官。職在宣布朝廷恩德。督察守宰。最為緊要。故朕嘗記錄其姓名於便殿屏風上。坐臥觀覽。時加察訪。得其在官所行的事跡。或善或惡。都各填註於本官名下。以備將

來。惡者罷黜之。善者陞用之。使有所勸戒。至於縣令之職。於百姓尤為親近。得其人。則一縣百姓都受其福。不得其人。則一縣百姓都受其害。尤不可不慎。加簡擇。於是命內外五品以上官。各將平日所知。其才力操守。堪為縣令的。俱列其名。奏聞朝廷。以備選授。這一段。是記太宗慎重民牧的意思。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天子端居九重之中。愛民雖切。其勢不能獨治。須要方面守令之官。宣德布化。然後治功可成。太宗深察治本。用心於選賢養民。如此。又定為制。凡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受命之日。對便殿。賜衣物。所以寵任責成者。可謂至矣。貞觀之治。豈偶致哉。

通鑑直解卷之十四

音釋

驍

音驕良馬又音梟

勗

音旭勉也

頡

音歇蒼一古造書者詩傳飛而上曰一說

文直

也壽音束玉

綦

音高弓衣也

斃

音被仆也徂落也頡也又敗壞

也

求

音

珮

音禹石似玉大戴禮

以雜之

黃

音

續

音

曠

義

音

曠

同

紮之

細者

齧

音讀謗一

護

音護湯藥

音

而

無

聲

也

啞

音啞不能言也

